

— 本讀學文學中
選甲作品小

社濤聽海上
編思陳

海 上
刊司公書圖衆羣

例言

一、現代中國文學以新詩、短篇小說、小品文三者為主幹，尤以小品文為最有成就。本編專選各家小品，且以現代作品為限。

二、小品文以種種方式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無不曲盡其美。本書限於篇幅，各體選取一二以為代表。

三、小品文的體制是「散文」的，牠的性質是「詩」的，也可說是散文詩。本編即依詩歌分類，分為記敘的、描寫的、抒情的、冥想的（哲理的）諷刺的五類。又選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論 *Essay* 那一段來說明小品的性質，朱自清背影序來說明現代小品發展的情形，周作人

日記與人牘來說明小品文的體裁。

四、本書供高初級中學國語文教學之用，選材以現代青年為對象。全書分量，側重記敘描寫抒情三項；其陳義深奧的一概從略。

五、本書每版增刪一次，新增作品，按次補入；陳舊作品，按次刪除。

六、編者學識淺陋，聞見每有不周，還請 當代明達賜予指教。

中學文學讀本——小品文甲選

目次

例言

小品文雜論

陳思輯

一、廚川白村論 ESSAY

二、朱自清背影序

三、周作人日記與尺牘

記敘的小品文

喫茶

周作人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五

一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七
談酒	周作人	一〇
烏篷船	周作人	一四
蒼蠅	周作人	一七
無常	魯迅	二一
風箏	魯迅	三〇
叫賣	曹聚仁	三三
賣豆腐的哨子	M D	三八
霧	M D	四〇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豐子愷	四二
描寫的小品文		
春底林野	落華生	四九
荷塘月色	朱自清	五一

秋夜·····	魯迅	五四
於海濱·····	王春翠	五七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六一
彎龍河走冰·····	陟巖	六六
苦雨·····	周作人	六八
梨花·····	落華生	七二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七四
我們的秋天·····	綠漪	八七
月下老人祠下·····	俞平伯	九四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九八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一〇八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一二一
出遊·····	孫福熙	一二七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三四

抒情的小品文

快關的紫籐花·····	徐蔚南·····	一三七
山中雜信·····	周作人·····	一四一
山中雜記·····	冰 心·····	一五七
長安道上·····	孫伏園·····	一七五
抒情的小品文		
背影·····	朱自清·····	一九九
寄小讀者通訊九·····	冰 心·····	二〇二
寄小讀者通訊十·····	冰 心·····	二一四
兒女·····	朱自清·····	二二二
籐野先生·····	魯 迅·····	二三一
愛羅先珂君·····	周作人·····	二三九
狂飆下的落葉·····	曹禮吾·····	二四七
鄉愁·····	羅黑芷·····	二五六

梧桐庭院	葉 濤	二七二
與W	易君左	二六〇
眠月	俞平伯	二八六
伯蒙之死	豐子愷	二九二
阿河	朱自清	三〇四
冥想的小品文				
叩門	M D	三一五
生	落華生	三一八
紅葉	M D	三二九
暗途	落華生	三一九
尋路的人	周作人	三二一
好的故事	魯 迅	三二三
虹	M D	三二六

唁辭.....周作人.....三三二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冰 心.....三三五

甲子年終之夜.....羅黑芷.....三三七

秋.....豐子愷.....三三九

藤蘿.....落華生.....三四四

諷刺的小品文

說胡鬚.....魯 迅.....三三七

論照相之類.....魯 迅.....三五三

燈下漫筆.....魯 迅.....三六一

雜憶.....魯 迅.....三七〇

祝土匪.....林語堂.....三七八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周作人.....三八二

閒話四則.....周作人.....三八六

碰傷.....周作人.....三九〇

小品文雜論

陳思輯

一 Essay (小品)

廣川白村

「執筆則爲文。」

先前還是大阪尋常中學校——那時，對於現在的府立第一中學校，是這樣的稱呼，——的學生時代之際，在日本文法的舉例上或者別的什麼上見過的這毫不奇特的句子，也不明白爲什麼，到現在還剩在腦的角落上。因爲正月的放假，有了一點閒暇了，想寫些什麼，便和原稿紙相對。一拿鋼筆，該會寫出什麼來似的。當這樣的時候，最好便是取 *essay* 的體裁。

和小說戲曲詩歌一起，也算是文藝作品之一體的這 *essay*，並不是議論呀論說呀似的麻煩類的東西。況乎，倘以爲就是從稱爲「參考書」的那些別人所作的東西裏，隨便借光，聚了

起來的百家米似的論文之類，則這就大錯而特錯了。

有人譯 *essay* 爲「隨筆」，但也不對。德川時代的隨筆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記，或者術學家的研究斷片那樣的東西，不過現今的學徒所謂 *Albert* 之小者罷了。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茗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爲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罷。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託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

在 *essay*，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采，濃厚地表現出來。從那本質上說，是既非記述，也非說明，又不是議論，以報道爲主眼的新聞記事，是應該非人格底（*impersonal*）地，力避記者這人的個人底主觀底的調子（*note*）的，*essay* 却正相反，乃是將作者的自我極端地擴大了誇張了而寫出的東西，其興味全在於人格底調子（*personal note*）。有一個學者，所以，評這文體，說，是將詩歌中的抒情詩，行以散文的東西。倘沒有作者這人的神情浮動着，就無聊。作爲自己告白的文學，用這體裁是最爲便當的。既

不像在戲曲和小說那樣，要操心於結構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之類，也無像做詩歌似的，勞精斂神於藝術的技巧。爲表現不僞不飾的真的自己計，選用了這一種既是費話也是閒話的 *essay* 體的小說家和詩人和批評家，歷來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西洋，尤其是英國，專門的 *essayist* 向來就很多，而戈特爾密 (O. Goldsmith) 和斯提芬生 (R. L. Stevenson) 的，則有不亞於其詩和小說的傑作。即在近代，女詩人美納爾 (Alice Meynell) 女士的 *essay* 集生之 *色采* (Colour in Life) 裏所載的諸篇，幾乎美到如散文詩，將誠然是女性的纖細和敏感，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的處所，也非常之好，我讀女士的散文的 *Essay*，覺得比讀那短歌 (Sonnet) 之類還有趣得多。

詩人，學者和創作家，所以染筆於 *essay* 者，豈不是因爲也如上述的但丁作畫，拉斐羅作詩一樣，就在表現自己的隱藏着的半面的緣故麼？豈不是因爲要行爽利的直截簡明的自己表現，則用這體裁最爲順手的緣故麼？

就近世文學而論，說起 *essay* 的始祖來，則大家都知道，是十六世紀的法蘭西的懷疑思想家蒙泰奴 (M. F. de Montaigne)。引用古典之多，至於可厭這一節，姑且作爲別論，而那不得要領的寫法，則大約確乎做了後來的譚瑪生 (R. W. Emerson) 這些人們的範本。這蒙

泰奴的 *Essays* 就傳到英國，則爲哲人培根 (*Bacon*) 的那個。後來最富於此種文字的英吉利文學上，就以這培根爲始祖。然而在歐羅巴的古代文學中，也不能說這 *essays* 竟沒有。例如有名的英雄傳 (英譯 *Lives of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的作者古魯泰列斯 (*Plutarchos* 通作 *Plutarch*) 的道德論 (*Moralia*) 之類，從今日看來，就具有堂皇的 *essay* 的體裁的。

雖然籠統地說道 *essay*，而既有培根似的，簡潔直捷，可以稱爲漢文口調的艱難的東西，也有像蘭勃 (*Ch. Lamb*) 的伊里亞維筆 (*Essays of Elia*) 兩卷中所載的那樣，很明細，多滑稽，而且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懷的漫錄。因時代，因人，各有不同的體裁的。在日本文學上，倘說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稍稍近之，則一到兼好法師的徒然草，就不妨說是儼然的 *essay* 了罷。又在德川時代的俳文中，*Hotoyogis* 派的寫生文中，這樣的寫法的東西也不少。

二

起於法蘭西，繁於英國的 *essay* 的文學，是和 *journalism* (新聞雜誌事業) 保着密接的關係而發達的。十八世紀的愛迪生 (*J. Addison*) 斯台爾 (*R. Steele*) 的時代不待言，前世紀中，蘭勃，亨德 (*L. Hunt*)，哈茲列德 (*Wm Hazlitt*) 那些人們的超拔的作品，也大抵爲定

期刊行物而作。尤其是在目下的英吉利文壇上，倘是帶着文筆的人，不爲新聞雜誌作 *essay* 者，簡直可以說少有。極其佩服法蘭西的培洛克 (*Paul Valéry*)，開口就以天外的奇想驚人的契斯透敦 (*G. M. Chesterton*) 等，其舊就單以這樣的文章風動天下的，所以了不得。恰如近代的短篇小說的流行，和 *journalism* 的發達有密接的關係一樣，兩三欄就讀完的簡短的文章，於定期刊行物很便當，也就是流行起來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日本的新聞雜誌上，這類的文字却比較地不熱鬧。近年的，則夏目先生的小品，杉村楚人冠氏，內田魯庵氏，與謝野夫人的作品裏，都有着有趣的東西，此外也沒有什麼使人忘不掉的文字。這因爲，第一，作者這一面，既須很富於詩才學殖，而對於人生的各樣的現象，又有奇警的銳敏的透察力纔對，否則，要做 *essayist*，到底不成功。但我想，在讀者這一面也有原因的。其一，就是要鑒賞真的 *essay*，倘也像看那些稱爲什麼 *romance* 的故事一樣在火車或電車中，跑着看跳着看，便不中用的緣故。一眼看去，雖然彷彿很容易，沒有什麼似的滔滔地有趣地寫着，然而一到蘭勃的伊里亞維筆那樣的逸品，則不但言語就用了伊利沙伯朝的古雅的辭令，而且文字裏面也有美的「詩」，也有銳利的譏刺。剛以爲正在從正面罵人，而却向着那邊獨自莞爾微笑着的樣子，也有有的。那寫法，是將作者的思索體驗的

世界，只暗示於細心的注意深微的讀者們。裝着隨便的塗鴉模樣，其實却是用了彫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沒有蘭勃那樣頭腦的我們凡人，單是看過一遍，怎麼會夠到那樣的作品的美賞呢。

然而就是英國的新聞雜誌的讀者，在今日，也並非專喜歡蘭勃似的超拔的文章。ESSAY也很成了輕易的東西了。所以少微頑固的批評家之中，還有人憤慨，說是今日的Journalism，是使ESSAY墮落了。然則在日本，却并這輕易的ESSAY也不受讀者的歡迎，又是什麼緣故呢。

在日本人，第一就全不懂所謂Humor。這東西的真價值。從古以來，日本的文學中雖然有戲言，有機鋒(Witz)，而類乎Humor的却很少。到這里，就知道雖在議論天下國家的大事，當危急存亡之際，極其嚴肅的緊張了的心情的時候，尙且不忘記這Humor；有了什麼質問之類，漸漸地煩難起來了的危機一髮的處所，就用這Humor一下子打通；互相爭辯着的人們，立刻又破顏微笑着的風韻，乃是盎格魯索遜人種的特色，在日本人中是全然看不見的。一說到議論什麼事，倘不是成了青呀黑呀的臉，「固也，然則」，或者「夫然，豈其然哉」，則說的一面固然覺得口氣不偉大，聽的一面也不答應。什麼不謹慎呀，不正經呀這些

批評，就是日本人這東西的不足與語的所以。如果擺開了許許多多的學問上的術語，將明明白白的事情，也不明明白白的地寫出來，因為是「之乎者也」，便以為寫着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高興地去讀。讀起來，自己也就覺得似乎有些了不得起來了罷。將極其難解而深遠的思想或者感情，毫不費力地用了巧妙的暗示力，嚇了下去的 easy，其不合於日本的讀者的尊意，就該說是「不為無理」罷。

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的讀者總想靠了新聞雜誌得智識，求學問。我想，現代的日本人的對於學藝和智識，是怎樣輕浮，淺薄，冷淡，這就證明了。學藝者，何待再說，倘不是去聽這一門的學者的講義，或者細讀相當的書籍，是決定得不到真的理解的。縱使將所謂「雜誌學問」這一些薄薄的智識作為基址，張開逾量的嘴來，也不過單招識者的嗤笑。因為有統一的系統底組織底的頭腦，靠着雜誌和新聞是得不到的。

但是定期刊行物既然是商品，即勢不能不迎合讀者的要求。於是日本的雜誌，——不，便是新聞的或一部分的也一樣，——便不得不成為全像通信教授的講義一般的東西了。試去一檢點近來出得很多的雜誌的內容去，先是小說和情話，其次是照例的所謂論文或論說的「固也然則」式的名文，接着的就是這講義錄。除掉這些，則龐然數百葉的巨冊，剩下的便不

過二十葉，多則三四十葉，所以要算稀奇。在普通的英美的評論雜誌上一定具備的詩歌呀，ESSAY 呀，輕易尋不到，那是不勝古怪之至的。

不覺筆尖滑開去了，寫了這樣傲慢的話放在前頭，倘說，那麼，我要做 ESSAY 了，則即使白村這人怎樣厚臉，也該謙懇地向下讀者謝妄語之罪，并請寬容。爲什麼呢？因爲真像 ESSAY 的東西，到底不是我這等人所能做的。

ESSAY 者，語源是法蘭西語的 ESSAYER (試)。即所謂「試筆」之意罷。孩子時候，在正月間常寫過「元旦試筆」的。倘說因爲今年是申年，所以來做模擬的事，固然太俗氣，但我是作爲正月的試筆，就將歷來許多文人學士所做過的 ESSAY 這東西，真不過姑且仿作一回的。要寫什麼，連自己也還沒有把握。如果缺了時間，或者煩厭了，無論什麼時候，就收場。

(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

二 背影序

朱自清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牠，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

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的」（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却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

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几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為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却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

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甯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牠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那種現象却又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閱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分別文學的體制，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

的大業，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三 日記與尺牘

周作人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鍊，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彷彿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並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全晉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嗽，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時不耳？』

原书缺1-12页

黨，咬定牙根要抽淨絲，隨便喝一點什麼酒其實都是無所不可的，至少是我個人這樣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麼地方？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有人說，酒的樂趣是在醉後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這個境界是怎樣的，因為我自飲酒以來似乎不大陶然過，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說來，酒的趣味只是在飲的時候，我想悅樂大抵在做的這一剎那，倘若說是陶然那也當是杯在口的一刻罷。醉了，困倦了，或者應當休息一會兒，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說酒的真趣是在此間。昏迷，夢魘，謔語，或是忘却現世憂患之一法門；其實這也是有限的，倒還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了一口美酒裏的耽溺之力還要強大。我喝著酒，一面也懷著「杞天之慮」，生恐強硬的禮教反動之後將引起頹廢的風氣，結果是借醇酒婦人以避禮教的迫害，沙甯(Saline)時代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國什麼運動都未必澈底成功，青年的反撥力也未必怎麼強盛，那麼杞天終于只是杞天，仍舊能夠讓我們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時喝酒又一定另外覺得很有意思了罷？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釋瀉集)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為脚划船(划讀如jog)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

放著一扇濛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經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為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檣，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

是步行，騎驢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于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滄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海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澤瀉集）

蒼 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醜，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便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提到一個年富力强的蒼蠅，由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Lucian）的蒼蠅頭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

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iri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urytion*），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詞美洛思（*Homeros*）在史詩中嘗比勇士于蒼蠅

，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滿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舐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abre)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于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獪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鷄則鳴，蒼蠅之聲。」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湫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鳥豈豆格鳥，像鳥豈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即「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為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拏蒼蠅作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二三人被用為諱名而已。

（澤瀉集）（十三年，七月）

無常

魯迅

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就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類。那麼，他的鹵簿中間就另有一羣特別的角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赤着脚；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鱗罷，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鋼叉，叉環振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據傳說，鬼王是只用一隻脚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却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脚走路。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嫗和她的孫子們爲面面圓到起見，也照例給他們一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儀節。

至于我們——我相信：我和許多人——所最願意看的，却在活無常。他不但活潑而談

諧，單是那渾身雪白這一點，在紅紅綠綠中就有一「鶴立鵝羣」之概。只要望見一頂白紙的高帽子和他手裏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了。

人民之于鬼物，唯獨與他最爲稔熟。也最爲親密，平時也常常可以遇見他。譬如城隍廟或東嶽廟中，大殿後面就有一間暗室，叫作「陰司間」，在纔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種鬼：吊死鬼，跌死鬼，虎傷鬼，科場鬼，……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我雖然也曾瞻仰過一回這「陰司間」，但那時膽子小，沒有看明白。聽說他一手還拿着鐵索，因爲他是勾攝生魂的使者。相傳樊江東嶽廟的「陰司間」的構造，本來是極其特別的：門口是一塊活板，人一進門，踏着活板的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鐵索正套在你頸子上。後來嚇死了一個人，釘實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這就已不能動。

倘使要看個分明，那麼，玉歷鈔傳上就畫着他的像，不過玉歷鈔傳也有繁簡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脚穿草鞋，項掛紙錠；手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的，頭髮却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的瓜皮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方，直寫着四個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

本子上，却寫的是「你也來了」。這四個字，是有時也見于包公殿的扁額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他自己還是閻羅王，我可還沒有研究出。

玉歷鈔傳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裝束也相仿，叫作「死有分」。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但名稱却訛作死無常了，黑臉黑衣，誰也不愛看。在「陰司間」裏也有，胸口靠着牆壁，陰森森地站着；這纔真真是「碰壁」。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必須麼一麼他的脊梁，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我小時也曾麼過這脊梁來，然而晦氣似乎終于沒有脫，——也許那時不麼，現在的晦氣還要重罷，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

我也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典，但據耳食之談，則在印度的佛經裏，焰摩天是有的，牛首河旁也有的，都在地獄裏做主任。至于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却似乎千古無徵，耳所習聞的只有什麼「人生無常」之類的話。大概這意思傳到中國之後，人們便將他具象化了。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創作。

然而人們一見他，爲什麼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呢？

凡有一處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他將筆頭一扭，就很容易變成「模範縣」。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

「紹興師爺」，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陰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往這「陰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但這自然是專就我的故鄉而言，若是「模範縣」裏的人民，那當然又作別論。他們——敵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于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太抵自以為啣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惡客。無論貴賤，無論貧富，其時都是「一雙空手見閻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罰。然而雖說是「下等人」，也何嘗沒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麼樣呢？未曾「跳到半天空」麼？沒有「放冷箭」麼？無常的手裏就拿着大算盤，你擺盡臭架子也無益。對付別人要滴水不羸的公理，對自己總還不如雖在陰司裏也還能夠尋到一點私情。然而那又究竟是陰間，閻羅天子，牛首阿旁，還有

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都是並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雖然他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當還未做鬼之前，有時先不欺心的人們，遙想着將來，就又不es不想在整塊的公理中，來尋一點情面的末屑，這時候，我們的活無常先生便見得可親愛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們的古哲墨翟先生謂之「小取」云。

在廟裏泥塑的，在書上墨印的模樣上，是看不出他那可愛來的。最好是去看戲。但看普通的戲也不行，必須看「大戲」或者「目連戲」。目連戲的熱鬧，張岱在陶菴夢憶上也會誇張過，說是要連演兩三天。在我幼小時候可已經不然了，也如大戲一樣，始于黃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結。這都是敬神禳災的演劇，全本裏一定有一個惡人，次日的將近天明便是這惡人的收場的時候。「惡貫滿盈」，閻王出票來勾攝了，于是乎這活的活無常便在戲臺上出現。

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臺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平常愈夜深愈懶散，這時却愈起勁。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臺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一種特別樂器，也準備使勁地吹。這樂器好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 nhatu, nhatututuu 地響，所以我們叫牠「目連瞎頭」。

在許多人期待着惡人的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這纔自述他的履歷。可惜我記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段大概是這樣：

「……………」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癩子。

問了起來呢，原來是我堂房的阿姪。

生的是什麼病？傷寒，還帶痢疾。

看的是什麼郎中？下方橋的陳念義兒子。

開的是怎樣的藥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煎喫下去，冷汗發出；

第二煎喫下去，兩腳筆直。

我道：「阿嫂哭得悲傷，暫放他還陽半刻。」

大王道我是得錢買放，就將我細打四十！」

這敘述裏的「子」字都讀作入聲。陳念義是越中的名醫，俞仲華曾將他寫入蕩寇志裏，擬爲神仙；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者」的「也」；「兒」讀着「倪」，倒是古音罷。Noa者，「我的」或「我們的」之意也。

他口裏的閻羅天子彷彿也不大高明，竟會誤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連「還陽半刻」都知道，究竟還不失其「聰明正直之謂神」。不過這懲罰，却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捏定破芭蕉扇，臉向着地，鴨子浮水似的跳舞起來。

Nhātu, nhātu, nhātu-nhātu-nhātu nūtutu! 日連哮喘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

他因此決定了……

「難是弗放者箇！」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

「難」者，「今」也；「者箇」者「的了」之意，詞之決也。「雖有忮心，不怨飄瓦，」他現在毫

不留情了，然而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不得已也。一切鬼衆中，就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變鬼則已，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

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面人，理面情，可節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迎神時候的無常，可和演劇上的又有些不同了。他只有動作，沒有言語，跟定了一個捧着一盤飯菜的小丑似的腳色走，他要去喫；他却不給他。另外還加添了兩名腳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謂「老婆兒女」。凡「下等人」，都有一種通病：常喜歡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雖是對於鬼，也不肯給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無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個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婦樣，大家都稱她無常嫂；這樣看來，無常是和我們平輩的，無怪他不擺教授先生的架子。一個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雖然小，兩肩却已經聳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這分明是無常少爺了，大家都叫他阿領，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來，彷彿是無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無常有這麼像？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論。至于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兒女一多，愛說閒話的就要旁敲側擊地鍛成他拿盧布，所以

不但研究，還早已實行了「節育」了。

這捧着飯菜的一幕，就是「送無常」。因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間凡有一個人死掉之後，就得用酒飯恭送他。至于不給他喫，那是賽會時候的開玩笑；實際上並不然。但是，和無常開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為他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

有人說，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夢中却入冥去當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我還記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小屋子裏的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門外常常燃着香燭。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了。

（朝華夕拾）（六月二十三日。）

風 箏

魯 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又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

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匾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于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下了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沈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胡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野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叫 賣

曹聚仁

我們也難得有幾回出空了紛雜，讓自然悠然進來，靜閑地去領略。今晚不知道怎地把所能記起的叫賣都喚了起來；只怕寫在紙上時已沒有憶起時那麼鮮明了。

住在上海海防路的時候，——那個地方那麼冷清，一到九點過後，路上就很少行人，偶或有巡夜的巡捕的馬蹄聲，老爺太太們看戲回來的汽車聲，這倒底是十分稀罕，一陣聲音過去，便讓靜寂蓋在上頭。我時常靠在火爐旁邊看書看到午夜時分，在嚴冬來臨；遠處隱隱聽得接連着轟轟作響，那一定是電車進廠了。近處不斷地有曼長淒厲的聲音，那是賣粽子和茶葉蛋的來了。賣粽子的，一定「稀沙」二字連在一起，下面「丫」得很長，再接上「粽子」二字，下面「肉」字很短，再用適量長短的「粽子」作結，成這樣一個公式：

「稀沙~~~~粽子~~~~肉·粽子~~~~」

那賣茶葉蛋的，一定「五香」二字相連，下面「尤」了一陣子，再接上「茶葉蛋」，收場的「蛋」

字，非常之短，略如左式：

「五香~~~~茶葉·蛋」

我對於粽子和茶葉蛋的感情並不十分好，靜聽了半年，並不會下樓買過一次，但是我每回聽了，心頭總有些躍動，尤其在沙沙細雨的黃昏，或是夢回的時候。大概這個小營生總是一直到天明的罷，我也不會癡醒着聽他。

後來，我們移住到新開路甄慶里了，賣粽子的賣茶葉蛋的每晚總有四五擔，從叫的聲音上可以聽得出。夾着賣飽餛的「去么。去么」竹板聲，又是一個風味。翠，她能夠辨別得出那個是老手，那個是新進；她說，直搗通的一定是新進，抑揚合度的是老手，這話頗有道理。後來也就證實了。有幾晚，鬥基子的興致濃些，午夜開門和他交易了幾回；因此知道：那些賣粽子朋友，很多是我們的鄉親。

有一晚，我們由粽子談到生活上去。我突然說：「這個最動人的淒厲叫聲，在我的記憶上，總莫及桐廬那個賣粽的婦人！又細又尖又曼長，我們每次到桐廬的第二天早晨，睡朦朧中已聲聲送進來了；不是引起我們懷鄉，便是引起我們悵惘；我記得我曾經落過好幾回酸淚。」往來過錢塘江的朋友也都被我的話所喚起了。那個中年婦人，在我第一次到杭州的時

候，她已經在那裏叫，以前也不知叫過多少年；今年春間回鄉去，她還在那邊叫，不知道她叫到何年何月才停止？

賣茶葉蛋的會有這麼韻事，如前天報紙所載的，那真是令人感到幽默極了。據說某里某一家亭子樓裏，住着一雙少年夫婦，每晚賣茶葉蛋的聲音揚起來，那少婦便下樓去買茶葉蛋。某晚，她下樓了許久，還不見回來，她的丈夫出去看看，只見他的夫人和賣茶葉蛋的揪着哭鬧，他便完全明白了。第二晚，他的夫人服毒自盡，臨死含着淚說了幾句：「我對不住他，更對不住你！」的話，那賣茶葉蛋的也就此絕蹤。我不知道她倆的關係如何起來，假使賣茶葉蛋的是爲了愛情才昏夜來喬裝，在頃刻之間博幾個蜜吻，自然是無上幸福。兼好法師說：『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於仍多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可惜她倆終至於揪着哭鬧了局！

二

上海的清晨，並不是寂然的，別有一番忙碌，一番喧闐。裝糞的車來了，電車出廠了，工人散工上工了。那時候，那些賣粽子的搓搓睡眼收市回去，不多時，便是賣報的來了。賣報的叫聲洪大而沉着，（但也不完全一致）公式有三：

甲·申報~~~~新聞~報。

乙·申報~~~~時報~~~~新聞~報。

丙·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

商報好像不大叫，或許我不曾聽到過。現在的中央日報也不知怎樣添進去。晚報在上海本來不大時行，甲子那年，大家盼望戰訊得急了，衙堂裏才有賣夜報的。聲音非常急促，表示緊張的意思。其他叫賣夜報，也有很曼長和賣粽子相彷彿的。如靜安寺沿途賣 *Evening Star* 的，多麼美趣的名詞，叫起來多麼上口，何況又在昏黃的傍晚！

剛才說到賣夜報的聲音很短促表示很緊張，這全是受賣號外的影響。甲子那回戰爭，上海街頭至少有三四十種號外快報，那些披着長髮烏烟鬼一流人物，手上挾了一大疊，飛快地跑，氣喘喘地喊：

「X\~！盧永祥吃敗仗！X\~，孫傳芳到松江！」

起初幾天，頗有人買；後來也很少人會去上當。這大批人物，現在已變成賣小報的，調子亦由短促緊張而輕佻疲緩的了。最有趣的是跳上五路電車一路亂喊：

「剛剛出版格滑稽小說，圖畫模脫兒一隻銅元一隻。」

「噯噯要看姨太太白相男堂子，尼姑菴裏生兒子！」

這樣，把整個兒上海從聲音裏象徵出來，同時也就畫出小報的靈魂來。

從賣大報到賣小報，從衙堂口到火車上，那些叫賣者個個都背着自己的影子；坐在街沿的，像屋角的蜘蛛佈好了絲網靜悄悄地等待顧客；在火車上的一路把報名唸下去，有和他還價的，他收了報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去，表示不屑做這樁生意；還有一步一步在街上慢踏，口裏像小學生唸論語般在唸報紙的名詞，那無疑是個時代落伍者了！

在小小的泥溝水裏，可以照見一幅美好的自然圖畫，我們就在叫賣的聲裏聽出人生的意味罷！

一九二八，五，一七。（小說月報）

賣豆腐的哨子

M
D

早上醒來的時候，聽得賣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嗚嗚地吹。

每次這哨子聲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悵惘。

並不是牠那低歎暗泣似的聲調在誘發我的漂泊者的鄉愁；不是呢，像我這樣的 *outcast*，沒有了故鄉，也沒有了祖國，所謂「鄉愁」之類的優雅的情緒，是輕易不會兜上我的心頭。

也不是牠那類乎軍笳然而已頗小規模的悲壯的顛音，使我聯想到別一方面的煙雲似的過去；也不是呢，過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爲現實的嚴肅和未來的閃光所掩煞所銷燬。

所以我這悵惘是難言的。然而每次我聽到這嗚嗚的聲音，我總抑不住胸間那股迴蕩起伏的悵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樣酸辣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見那些用一張蔗片擋住了潮濕的泥土，就這麼着貨物和人一同擠在上

面，冒着寒風在嘎嘎然叫賣的衣衫襤褸的小販子，我總是感得了說不出的悵惘的心情。說是在悵惘他們麼？我知道悵惘是變賣的。那末，說是在同情於他們罷？我又覺得太輕。我心底裏欽佩他們那種求生存的忠實的手段和態度，然而，亦未始不以爲那是太拙笨。我從他們那雄辯似的「誇賣」聲中感得了他們的心的哀訴。我彷彿看見他們吁出的熱氣在天空中凝集爲一片灰色的雲。

可是他們沒有嗚嗚的哨子。沒有這像是悶在甕中，像是透過了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爲他們的生活的象徵。

嗚嗚的聲音震破了凍凝的空氣在我窗前過去了。我傾耳靜聽，我似乎已經從這單調的嗚嗚中讀出了無數文字。

我猛然推開幃子，遙望屋後的天空。我看見了些什麼呢？我只看見滿天白茫茫的愁霧。

霧

M
D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魃魃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踪。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弱。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嗎！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霧，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頹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潭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杲杲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十二，十四，一八。（小說月報）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

一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瞻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歡喜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倘然懂得，更不應該歡喜了。我就設法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

可歡喜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今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鎗礮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倘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牠為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面地方很大，有花園，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鎗聲，礮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才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自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隣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捉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所以決定逃到滬江大學者，因為一則有隣人與該校熟識，二則該校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較為安全可靠。鎗礮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

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黃浦江邊的青草堤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隣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面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廳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喪，只是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游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拿香煙簾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輪，亭子，石橋的壁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歡喜甚麼事，他就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

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行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啓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學習！

二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三歲的阿韋坐在裏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那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韋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餵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爲「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爲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衆人看，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地直說出來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義，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訓誡愚頑，表面上總自稱「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後，「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身稱的代名

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義而赤裸地罵人的文字兩體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爲「愚」，而稱所罵的人爲「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滑稽」，「虛偽」，「陰險」，比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蒙」，「昏」，「醜劣」得多了。

對於「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全通的大欲。今阿寶與軟軟爲阿章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章，是誰失手，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徹底地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爲「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小說月報）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茗茗，隨隨便便，和好朋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的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 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于頭痛為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吧。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託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

——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中 學 文 學 讀 本

描

寫

的

『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抗，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

——周作人夢憶序

春底林野

落華生

春光在高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里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燄底威嚇。

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蕨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

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檢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檢着，清兒忽嚷起來，道：『噯，邕邕來了！』衆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辦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圍在他身上，封他爲大哥如何？』

衆人都答應了。

阿桐走到豷豷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來呢。」

阿桐底左手盤在豷豷底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麼？」

豷豷狠視了阿桐一下，回頭用手推開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衆孩子嚷道：「我們見過豷豷用手推人了！阿桐贏了！」

豷豷從來不會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牠動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

你且看：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

你且聽：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除那班愛鬧的孩子以外，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朦了。

(空山靈雨)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甯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

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豐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

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享受了。

於是又記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清華園。（背影）

秋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

春寒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垂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臉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眯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了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

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野草）

於海濱

王春翠

一 街頭躑躅

春風帶着消息歸來了！

在我們的故鄉，田野間也許已十分有意思：嫩綠色的麥苗起伏在輕拂着的微風之下，蕩漾得像湖波一般；山雉緩緩地跳躍在麥隴中，有時爲樵夫牧童歌聲所驚擾，格格地叫着飛開了。油菜花正開得盛旺，太陽照耀着，愈顯露他們的鮮豔和矜貴。苜蓿也放開他的花朵了，平鋪着綠葉上點綴着淡紅色的小花，使我們看了心醉。可是我是飄遊在他鄉，這風味是沒機會去領略了！

惆悵地從寓所走出，來臨到喧雜的，擁擠的，文明都市的中心點——南京路，驀然清醒轉來。

我癡呆地想，我反覆地想，這震動得幾乎使人耳聾的，這迅捷推行幾乎使人目眩的，是人類意志的表現，還是被黃金鞭子所驅策？從深處去想，這也許是淚，是血，是苦痛的象

徵，是人生的淵阱！

抬頭見電桿上貼着『馬路如虎口』五個大字，我明白了。這是『虎口』；文明的都市，便是猛虎，猛虎正在吃人呢！

塵囂使我不能留步，我低着頭向黃浦灘走去，又來到和平神的座下。和平神斂着翼翅，彷彿有些不高興。她看見江上停着許多外來的兵艦，艦上正升起砲位，猶猶地向她睜視着！我終於彷徨，在心頭又起了不可名狀的厭惡。隔江除了煤烟瀰漫，又找不出一些春意。T妹約我去遊吳淞，便隨着她去了，一切原是這麼無意義的！

二 海濱癡立

廣漠的偉大的使我作遐思的大海，展布在我的面前，這是第二回。

記得那回是去年的春天，我和S君同來，海風吹拂了我們的衣衫，感得有些寒冷。我們在那海灘石堆裏坐了一回，S笑着對我說：『大海是我們最後的歸宿，在她的懷抱裏，我們什麼都可以解決了。』如今，舊地重臨，我在坐過的石堆裏癡立。我却想，人生的變化，或許和大海一般，是不可捉摸的。T見我癡立，問我有什麼感觸，我只以微笑報她。

T又莊重地問我：『你也曾想到過大海麼？在浪花裏，你也曾想浮沉其中麼？』

『想麼？』我笑道：『有時連夢中也想過幾回。我願意變成爲魚，天天和浪花相上下。不過她似乎太會變化了，有時使我恐怖起來。』

彼此默然，在海岸上站着向那無邊際的洪波上看去。烟雲不住地舒捲，海鳥盤旋地飛舞，遠來的船帆漸漸地露出，一時覺得心神怡然。回頭看時，幾樹桃花正紅得熱鬧，農家的雄雞也伸了頸作長鳴，我又飄飄然了！

三 歸途濃霧

夜色深沉，新月剛從海的那邊浮出；倒影的月光在水天接界處橫成一片魚白色。海風帶着濃霧過來，把眼前蒙罩得十分昏暗。我們懶懶地立起身來，向那吳淞鎮走去。

那平疇一片的，都是碧綠色，在暮色中辨不清他們是什麼。在小徑兩邊都是長滿尺許的麥苗，麥葉爲衣衫所振動，露水點點落了下來。我恍惚間又若回到故鄉，又若置身在故鄉的田原裏。

濃霧在我們的歸途又瀰漫着，咫尺以外，一切都看不見。我和T手牽着手在霧中行，霧迎面而來，有似微雨。T斜依着我似乎有些疲乏。她忽低聲歎道：『在我們的前途，要是濃霧真來罩住，那也很好，免得我們時常提心吊膽地擔憂。我想那些相信命運支配人生的真是

幸福，他們是在濃霧中過活。』我却道，『我們還不如把春意關閉了，讓我們永住在寒冷的冬天！』

火車載了我們歸去，星星的燈光告訴我們，繁華的上海又到了。我們真的要
把春意關閉

了！

(婦女雜誌)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浴着午後的秋陽，從輪舟樣集的新關碼頭上了汽油船，去赴 S 女士的宴會。這是一隻特備的接客船，主人怕我們口渴，在船艙中預備着許多瓶汽水，但沒有一隻可倒汽水的杯子，我連着瓶子喝了一瓶，勸同行的 T 姑娘也照樣的喝；可是 T 姑娘始終保持着溫雅的態度，雖然口渴，祇說不渴，終於沒有舉瓶而喝。

船開行時，似乎不十分快。黃浦江兩岸的景物，雖然頗有可觀，但因為天氣太熱，凭在窗口，熱風撲面，每每使眺望的時間不能持續較久，偶然天上蒙着一片陰雲，見陽光不能直射船上，我便立刻鑽到船首的艙面上去，果然覺得涼快不少；眼前的景物，也頓覺豁然開朗，不復似管中窺天般的為船窗所限制。但不久，陰雲消逝，依然陽光滿船，立在船首，雖可披襟當風，但已禁不住汗流浹背，祇得仍舊躲入艙中。幸而兩岸的蟬聲漸繁，船已漸漸的近吳淞了。

船到吳淞，上了岸，略走幾步，便到了海濱旅館。進了樸素的籬門，祇見敞軒上紅衫白

裙，相映成趣，已先有許多客人在那裏了。這時，海濱的涼風吹上几席，暑氣已經全消。白衣的侍者送上茶點，主人更殷勤相勸，吃過茶點。略坐片刻，因為時候還早，便跑到外面去散步。旅館前面，有一條石的隄岸，這裏便是吳淞江入海的江口。差不多也可算是近海的海灘了，但是隄外祇有粗碩的亂石，並沒有美麗的貝殼和石片，水流也非常渾濁，不是一個水明沙淨的理想的海濱。有幾個善於弄波的女賓，穿了浴衣，在水中游泳；但因為這裏不適宜於海水浴，似乎也沒有甚麼興味，雖然有許多看的人在岸上竭力鼓掌。

大約是六點鐘的時候，許多賓客們都回到旅館，就了席次；一行幕着白布的長檯，兩旁都錯雜相間的坐滿了男女賓客。這裏是比廊闊一點的長軒，前面有竹的欄杆，欄上竹絲的簾子高高地捲着。向晚的涼風着意吹拂，一無阻礙。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跳舞廳，廳後的玻璃窗也豁然開着。坐在席上的人，前面可以望見隔岸的雲山和江上的烟波浩渺地遠連海口，後面可以窺見村落中的古樹和茅舍。許多賓客們正在紛紛談笑的時候，忽然有人嚷道：「呵，看啊，這個美麗的奇景！」大家聞聲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前面江上一輪明月，已經漸漸的升起；後面窗外一輪紅日，正在漸漸的西沉；新升的月和將落的日遙遙相對，形成了美妙無比的奇景。這真是一種意外的收穫，陡然增加了座中不少的贊嘆。在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看見這種美妙的奇景。不錯，原來這一天正是陰歷的七月十五日；十五日即所謂「望」，「望」的意義，原是日月相對啊！

在刀叉鏗鏘的聲音中；一輪明月已悄悄地升得很高。月光與燈光交相輝映，使玻璃的杯盆分外晶瑩。吃過了幾樣菜之後，座客多離座休息，我便把坐椅移近軒前的竹欄，去倚着欄杆看月。只見一片皎潔的清光，朗照着江上海上，像銀鱗一般的浩渺無際。在日間原是一種黃濁的水波，想不到經過月光的一番美化，竟有這樣說不盡的佳妙。遠處張着白帆的漁船，好像弄潮的海鷗展着翅膀一般；有時，偶有小的輪舟，帶着月光從江上駛過，也比平時幽倩動人。海濱燈標上的燈光，時明時滅，作很勻稱的閃爍，但爲月光所掩，並不十分強烈。在月色的光被中，一切都很美妙，使人作深沉的遐想，在這裏凭欄望月的人，或坐或立，全都默然無語，即使偶然說話，也用輕微的語調，並不妨礙他人的靜默。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留聲機的聲音，在後面的廳中揚起，正奏着跳舞的曲子。回頭看時，已有幾對男女，在那小小的跳舞廳中應聲而舞了。

在餐席上，有許多一縷縷的煙紋，從各人的口中噴溢出來，好像渺遠的小城市中的炊煙，錯錯落落的在晴空中飄漾；更有酒氣與粉香，在微微的氳氳着；雖然有晚風的盪滌，但

多少總含有幾許使人迷惘的刺激性，而增加了沉醉的成分。餐後，向主人道謝作別，仍和那姑娘同行，離開了人影憧憧的所在，踏上了帶着沙質的途徑，路旁生着一叢叢的蘆葦，清寂的月光，照在地上，照在蘆葦的葉上，照在行人的身上，使人的心胸中頓然清涼不少，但回頭看那海濱旅館時，只見那些未散的客人的人影，依舊籠罩在似乎暈着紅色的燈光中，憧憧的在往來。笑語的喧嘩，還隱約可聞。

從海濱旅館出來，繞了幾個灣，便到吳淞鎮的車站。火車還沒有來，尚須等待片刻。不知爲甚麼緣故，車站上的電燈忽然熄滅，但站外的月光，更顯得明澈如晝了。我們在站外的月臺上往來走着，涼月在天，人影在地；近處的田塍，遠處的屋宇，都沾染着一種銀灰色的幽輝，充分地顯出秋夜的特殊風趣。隆隆然的一陣，火車開到了，汽笛衝破了寂寞，立刻就有一道很長的黑影橫亙在月臺前面。一會兒，它——火車——就駛了倦遊的人們，向着上海駛去。車窗外的團圓的月亮，好像站在天上相送，依舊保持着原有的不即不離的距離。路旁的幽情的景物，却一瞥即逝，欲待拭目重認，便已滿眼全非。在時間的軌道上，渡越人生的旅程，又誰不是這樣的匆匆呵！

在火車中，雖然這次的乘客不多，一個人可以占着一條坐椅，但總覺得跼促不舒；尤其

是車中的昏黃的電燈，乘客喧噪的劇談，使人發生躁意。『假使這次的歸途，取道黃浦江，坐在汽油船的頂上，在卅里的月暗中，暢看兩岸的景致，將不知增添多少興趣！至於去的時候，假使捨舟坐車，也可以減少長時間的熱悶了。』我坐在車中，禁不住這樣反覆地想着。火車過了幾個站，輪軸的轉動聲便漸漸和市聲混合，我們又重復到了車馬喧闐的上海。

十五，八，二三。（語絲）

灣龍河走冰

陟巖

雖然現在內地已在過那小雨紛紛，杏紅似火的清明佳節，但像這塞北的關東，却仍然是積雪未融，堅冰在河呢。

別久的故鄉，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很有趣味的，尤其是這冰天雪地的風景，是更爲新鮮別緻。

在清明的這天，我和蘭妹表姐等，一齊的跑到郊外，雖然現在還沒有纔黃的綠柳，和含苞的紅杏夾道點綴着，但是也看見了許多飛起新紙灰的墳墓，和聽見些男女們的遠近哭聲。

記得在灣龍河上；我和瑩攜手溜冰，不知爲什麼瑩把一隻新繡的「花毛窩」。(註一)一不小心掉在冰的裂罅裏；我笑得灣腰，接不上氣，瑩拳着一條腿，伏在我的肩上，也是笑得前仰後合，誰也顧不得去撈那隻毛窩了。後來還是珽躡手躡腳的踏着那春風吹得欲蘇的冰走來，費很大的力氣，纔把那隻毛窩撈出來，却早是濕淋淋的了。

珽和小妹都帶着暖帽，披着紅氈，坐着駕一匹紅馬的「爬犁」(註二)，很活潑而矯健的奔

馳在那像鏡子般的冰河上，映着白的山，紅的霞，遠看去，我覺得這寶立雪還要活潑些，標緻些。

本來我是和瑩坐在岸上，燒茅草烘毛窩呢，因為看見她們坐爬犁跑冰有趣，我就把瑩一人丟下，也跑上爬犁，急得瑩亂喊，惹得大家都笑了。

雖然林中的幾陣鎗聲，我們知道是蘭和哥哥在打獵，但在無意中反而都嚇了一跳！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憶起遠在內地的瑞，不禁默然。後來因為看見對岸林中，飛起一隻五彩斑斕的大雉鷄，曉得蘭和哥哥們要回來了，纔把不快的記憶打斷。

暮色裏，蘭和哥哥騎着載滿雉鷄的馬，興高彩烈的歸來，瑩和我說：『瞧你家蘭丫頭，這個打扮，看去倒和男人差不多。』

除了蘭和哥哥騎着馬，其餘的我們仍舊都坐在爬犁上，慢慢的走向城來。

晚風裏，蹄聲得得，隱約間還聽見蘭和珍商議：今天晚餐，應當怎樣怎樣的去烹那些雉鷄呢。

(註一) 鞋名

(註二) 車名乃關東北部走冰雪之車

十四年二月廿四，脫稿于奉天海龍。(婦女雜誌)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
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
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
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
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
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
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候時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
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漢
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
坐驛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

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

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推窗，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彩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

足以妨碍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遊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澤瀉集）

梨花

落華生

她們還在園裏玩，也不理會細雨絲絲穿入她們底羅衣。池邊梨花底顏色被雨洗得更白淨了。但朵朵都懶懶地垂着。

姊姊說：「你看，花兒都倦得要睡了。」

「待我來搖醒他們。」

姊姊不及發言，妹妹底手早已抓住樹枝搖了幾下。花瓣和水珠紛紛地落下來，鋪得銀片滿地，煞是好玩。

妹妹說：「好玩啊，花瓣一離開樹枝，就活動起來了！」

「活動什麼？你看，花兒底淚都滴在我身上哪。」姊姊說這話時，帶着幾分怒氣，推了妹妹一下。她接着說：「我不和你玩了；你自己在這里罷。」

妹妹見姊姊走了，直站在樹下出神。停了半晌，老媽子走來，牽着她，一面走着，說，「你看，你底衣服都溼透了；在陰雨天，每日要換幾次衣服，教人到那里找太陽給你曬去

呢？」

落下來底花瓣，有些被她們底鞋印入泥中；有些黏在妹妹身上，被她帶走；有些浮在池面，被魚兒啣入水裏。那多情的燕子不歇把鞋印上底殘瓣和軟泥一同啣在口中，到梁間去，構成他們底香巢。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

★

★

★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像。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

★

★

★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

★

★

★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朶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衆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

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法蘭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

★

★

★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潑：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

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拚筆，筆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

★

★

★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曾很擔憂，因爲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

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

★

★

★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逾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為「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却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

★

★

★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輕，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唇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

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

★

★

★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智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一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

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掣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

★

★

★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為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為「牡丹」，因為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所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

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愧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列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為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為滿足的。

★

★

★

★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不是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不是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壁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爲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

讚，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

★

★

★

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尙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

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

★

★

★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

★

★

★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

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

★

★

★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為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乎）

我們的秋天

綠漪

扁豆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圃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絡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擷些來煮喫，好嗎？』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和康走下石階，一直到了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曾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絳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

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為淡青，更抹三層薄紫，便覺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必為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為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鄰家的棗兒，喫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稟受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攪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這話，他說我何嘗

不想回去呢；但時局這樣的不安寧，鄉下更時常鬧土匪，鬧兵災，你不怕麼？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瓦盆裏的勝負

我們小園之外，有一片大空地，是大學附中的校基，本來要建築校舍的，却爲經費支絀的緣故，多年荒廢着，於是亂草荒萊，便將這空場當了滋蔓子孫的好領土，繼長爭雄，各不相讓，有如中國軍閥之奪地盤。蓬蒿族大丁多，而且長得又最高，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不消一個夏天，除了山芋地外，這十餘畝的大場，完全成了蓬蒿的國了。歌羨勢利的野葛呀，瘦藤呀，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脆薄，居然將他們當做依附的主人，爬在枝上，開出纖小的花，輕風一起，便笑吟吟點頭得意。

夏天太熱，我多時不到園外去，不久，那門前的一條路，居然密密蒙蒙的給草萊塞斷了。南瓜在草裏暗暗引蔓抽藤，布下絆索，你若前進一步，絆索上細細的狼牙倒鬚鈎，便很命的鈎住你的衣裳，埋伏的荆棘，也趁機舞動鈎利的矛，來刺你的手，野草帶芒刺的子，更似亂箭般攢射在你的脛間，使人感受一種介乎痛與癢之間的刺激。這樣四面貼着無形的『此路不通』的警告，如果我沒有後門，便真的成了草萊的 Prisoniere 了。

因此想到富於幽默趣味的古人，要形容自己的清高，不明說他不願意和世人來往，却專拿門前的草來做文章，如晏子的『堂上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孔淳之的『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教人讀了，疑心高人的屋，完全葬在深草中間。現在我才知道他們扯了一半的謊，前門長了草，後門總可通的，沒有後門，不但俗士不能來，長者之車，也不能來了。而且高士雖清高，倒底不是神仙，不能不喫飯，如真『三徑就荒』，糴米汲水，又打從那裏出入？

康從北京回來，天氣漸涼，蓬蒿的盛時，已經過去了。攀附他們的野藤花，也已憔悴可憐，我們有時到園外廣場上遊玩，看西墜的夕陽，和晚霞中的塔影。

草裏蚱蜢蟋蟀極多，我們的腳觸動亂草時，便浪花似的四濺開來。記得去秋我們初到時，曾熱心的養了一回蟋蟀。草裏的蟋蟀，軀體，較尋常者為魁偉，而且有翅能飛，據說是草種，不能打架的，果然他們禁不起苦鬥，好容易撩撥得開牙，鬥一兩合便分出輸贏了，輸的以後望風就逃，死也不肯再打。我小時曾見哥哥們鬥蟋蟀，一對小戰士，鋼牙互相鉤着，爭持總是好半天，打得激烈時，能連接翻十幾個筋斗，那戰況真有可觀。

我們沒法搜尋好蟋蟀，而草種則園外俯拾即是，所以居然養了十來匹，那時吳秀才張鬚帥正在南口與馮軍相持，而國民軍也在積極北伐，我們的瓦盆，照南北各軍將領的名字，編

成了三種號碼。我是傾向革命軍的，我的第一號盆子，貼了北伐軍總司令字樣；康有一匹蟋蟀，却自居於G大帥的地位，但很利害，不惟打敗了阿華的F將軍，連我的總司令，都抵敵不住，我氣不過，趁康出去時，將他的換了來；於是我的總司令，變了他的大帥，他的大帥，變了我的總司令，康後來覺察了，大笑一陣，也就罷了。

禿的梧桐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夜裏下雨，瀟瀟淅淅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蕾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牠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葱蘢的綠意，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也大爲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

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殞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語絲)

月下老人祠下

俞平伯

君憶南湖蕩槳時，老人祠下共尋詩。

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

閑兄最怕讀拙作的小引，在此於是不寫。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找着一段日記，「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午偕環在素香齋吃素，湖濱閒步，西園啜茗。三四妹來，泛舟湖中，泊白雲觀，景物清絕。有題壁詩四章，各默記其一而歸，錄其較佳者：「胡蝶交飛江上春，花開緩緩喚歸人。至今越國如花女，蕩槳南湖學拜神。」更泛舟西冷，走蘇堤上吃橘子。

更於抵京之後十二月十一日寫給環的歪詩上找着幾句，街頭一醉，依然無那荒寒，北風灑鬢，京洛茫茫塵土。冷壁尋詩，長堤買橘，猶記南湖蕩槳侶。

夠了！再講下去豈非引子乎？然此亦一引子也，閑其謂我何？况彼其時以「讀經」故而不曾去

乎？

『人生能幾清遊？』除卻這個，陳跡的追懷久而不衰，殆有其他的緣由在。

從天之涯海之角，這樣悄悄地慢慢地歸來。發紐約城過蒙屈利而，絕落機山至溫哥華，更犯太平洋之風濤而西，如此走了二十三天，飄飄然到了杭州城站。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幾天？不含胡，不多也不少，三天。

尖而怪的高樓，黑而忙的地道，更有什麼bus, taxi等等，轉瞬不見了。枯林寒葉的蒙屈利而，積雪下的落機山，溫煦如新秋的溫哥華，嘶着吼着的太平洋，青青擁髻的日本內海，綠陰門巷的長崎，疏燈明滅的吳淞江上，轉瞬又不見了，只有一隻小小的划子，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擺搖搖地。雲呀，山呀；……凡伴着我的都是熟人哩。非但不用我張羅，並且不用我說話，甚至至於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開籠的飛鳥，脫網的游魚；仰知天地的廣大，俯覺吾身之自在。月餘凝想中的好夢，果真捏在手心裏，反空空的不自信起來。我惟有惘惘然，『我回來了。』

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園，依然清清冷冷的。從殿宇傍趑進去，便是老人的祠宇。前後兩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龕內老人披半舊紅袍，豐頤微鬚，面淺赭色，神儀俊朗，佳塑

也。前後四壁，壁扁額對聯實之。照例，好的少。其中有一聯，並無他好，好在切題，我還記得：「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豈是老人的宣傳標語耶？妙矣。

清絕的神祠，任我們四人徘徊着。曾否吃茶，曾否求籤，都有點茫然。大概籤是未求，因記載無考焉。茶是吃了，因凡湖上諸別墅的茶自來來得好快，快於游人的脚步。當溜烟未能之頃，而蓋碗叮噹，兩前龍井之流已緩緩來矣。好快的緣故，在我輩雅人是不忍言的喲。

茶已泡了，莫如老實不走，我們漸徘徊於庭院間。雖是冬天，記得也有點兒蒼苔滑擦。「下馬先尋題壁字，」我們少不得循牆而眺，明知大概是有點「豈有此理」的，然而反正閒着，啾啾何妨。這一回卻出「意表之外」在東牆角上見一方秀整的字跡，原來竟是詩！（題者的名姓失記。既非女史，記之何為？此亦例也。）不但是詩，而且恰好四首，我們便分頭去記誦，賭賽着。結果，我反正沒有輸給她們就是。至於「蝴蝶」云云也者是第一章，大家都記住了。

「老人祠下共尋詩」的事實，只如上記。說到感想未必全無，而在我，我們只是汎汎的閒適而已，說得那怕再露骨點，自己覺得頗高雅而已，可沒有別的了。環應當說「是的呀。」

若嫻琦二君復何所感，媿我腦子笨，當時未曾懸揣；此刻呢，阿呀，更加不敢武斷。——這當然太頑皮了。

躑躅於荒祠下，閒閒的日子去得疾呵。我們還須重打漿北去西泠。其時日漸西頹，湖風悄然，祠下頻繁的語笑，登舟後頓相看以寂寞。左眺翠紫的南屏山，其上方渲暈以淺紅的光靄，知湖上名姝已迴眸送客，峭厲的黃昏，主人公般快回來了。而其時我們已在蘇堤上買橘子吃。

彌望皆髡禿的枯桑，蘇堤似有無盡的長，我們走向那裏去？還是小立於衰草搖搖的橋堍罷。恰好有賣橘子的。橘子小而酸，黃岩也罷，塘栖也罷，都好不了。但我們不買橘子更何爲呢？於是遂買。買來不吃又何爲呢？於是便吃。在薄晚的西北風中，吃着冷而酸的小橘子，都該記得罷？諸君。

太平洋的風濤澎湃於耳邊未遠，而京華的塵土早浮涌於眼下來，卻借半日之間，從湖山最佳處偷得一場清睡；朦朧入夢間，斗然想起昨天匆匆的來時，迢迢的來路，更不得想不到明天將同此匆匆而迢迢的去了。這般魂驚夢怯的心情，真奈何牠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我回來了？』

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寫於北京（小說月報）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脚步趑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藤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漿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闌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豁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淒厲而繁的弦索，顛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谿。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的銷金鍋，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真是事實上的 Decadent 了。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仍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辯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喲。』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

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麼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該帶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在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動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緜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卽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懶交加，簡直沒法和他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癖趣所沈浸，我且更甚於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胡塗。現在的說法到不如撇開了我，只執住我所遭逢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

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面龐？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您且別講，您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一天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擔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盞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

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說？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惦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嚀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填的大鼓……；弦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嘈嘈囔囔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填。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我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擔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至於他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

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斷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喫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晦！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

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即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杌隉了。況且小艇上總裁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漿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銅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為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嚇。』自此以後，漿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

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徵炎，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 *Cens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買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了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即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疆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C.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和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似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一剎那的低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我却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

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穩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欲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禮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

在。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一·北京。(雜拌兒)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一)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爲要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消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i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

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 (Kings College) 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舖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會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已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

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裴冷翠了。阿，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痴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為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會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與會時再補。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 (Granta)，也有叫康河 (River Cam) 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

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一橋經驗中最神祕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滄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St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悲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隣着王家教堂 (King's Chapel) 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u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 (Corot) 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 (Chopin) 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棵大樹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 (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

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頭，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挽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潢貴最驕縱的三濟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怏怏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關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著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

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

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樹蔭護住。水是徹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擁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摸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繃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鬚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

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往惜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

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河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敎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見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

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怏怏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爲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藝與美事，
……

如愛花，這裡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裡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裡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為你備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偏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

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碧冷翠的一夜)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是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

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士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士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

蟋蟀們！Ado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于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于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嘯……。」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里，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

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荆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儼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五月十八日。）（朝華夕拾）

出 遊

孫福熙

宗杰：

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

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有時天氣不好，我還是要出去，一則因為天氣不好，所以在家愈覺沈悶，二則看看變態的天，是很難得的。你或者想我是太風雅罷？這不然，在法國，即使是麵包工人，洗衣女子等等平常人，只要輪到他們休假，他們就去遊玩。不過我有幾次是有意到遊人較少之處。

去年這個時節，我與方會二君同去遊山，真是快樂。那一天是重陽節，所以我們約定去登高。對你老朋友不妨老實說，因為我不必防你誤解的，我不肯爲了要革新而絕對抹煞舊事的好處。舊歷雖然廢去，出遊究竟是好事，我們儘不必強迫自己忘記那一天是陰歷的九月初九。你知道，在四周沒有附注陰歷月日的歷本時，苦心的去探問那一天是重陽，這是與在各

種書籍上查某學者的生平是一樣有興味的。適巧這一天大家沒有功課，所以我們決計登高去了。自然，我們雖然說登高，決不想學避難的故事。倘若你不以我的話爲然，那末我要反問你，你不是禮拜日不去上課嗎？難道你是耶教信徒嗎？

那天是濃霧，在直往鄉間的電車中，玻璃窗上罩了一層薄幕，使我們不見一路風物的絲毫。到了Vaugneray山中，我們下車來，薄霧已去，驀然見到遠近的山色村景，微紅的朝日照在我們身上，又加清風的飄動，使久悶車中以後的我們如此驚異。在里昂，凡這樣的早霧，日中一定是晴明的。曾君用了他的習用語說「實在好！」而方君撫華不如平日的戲笑他，卻莊嚴的說了一句「真的實在好！」表示曾君所說的不是過當。真的，在我的許多次的野遊中，這一次是最動感了。長久關在四面厚壁的當中，只有一個或半個洞，間或來換一換實突裝在這塊立方中的氣體的一小部分，彎了腰想問題，因爲精力不足，雖然很容易的，也想不出答案了。在這樣「坐關」以後看見天氣，實在有新鮮感覺的，這不僅是心理上，大部分的還在生理上的好處，而且這是先感受到的。中國罵我們學生不肯用功的聲音夠響了，我們只得來叫出遊了。你知道，坐在房中用苦心的時候，偏有雪片似的日報週報月報飛進來，說我們太不用功，太愛遊逛，我敢說，一個赤貧的乞丐被罵爲驕奢逸樂，也沒有這樣的難忍

罷。自然，野遊的快樂在於勤工之後，非游蕩者所能懂得的。

我們拿了手杖，沿着不認識的大路進行。大家都穿輕便的夾大氅。戴便帽，不怕被風吹落，還便於從荊棘中鑽進去。方君最愛於旅行時用皮裹腿，我也有我爬山慣用的釘齒皮鞋。我們各講家鄉在重陽節的風俗，我屢次想到紹興登高的龍山。正在歧路口猶豫的時候，有一人從後面上來了，於是我問他到 Yzeron 去的路徑。他說他正是到那裏去的，同他走好了。兩條路都是可走的，不過走下面較近。

他在皮袋中掏出地圖來給我們看，從山坳經過許多小村，直上就是目的地，而他還要沿高崗由南山下去，這樣繞一個圈。他立刻推測到我們是中法大學的學生，他知道我們常有電報，因為他是電報局的局員。他利用這一天輪到他的休息日，專來跑山路，雖然他不知道有所謂重陽的。

路邊的槐樹與栗樹的葉色正在轉黃了，山中靜寂，時聞落葉到地的聲音。小鳥枝東枝西的唱和，他們恨秋景將殘，所以有意加工。聽到這種聲音，我們知道催人努力的老年人們的方法是何等拙劣呢。

走至將到目的地時，因為是爬山兩小時餘之後，微汗出來了，全身暖熱，而且胃口大開

了，這位電報局員要吃他皮袋中的麵包了。我們平時看吃飯爲隨便的事或竟認爲討厭的事，在這時節，我們也急於飲食了。然而我們原定到村中買酒或汽水的，所以沒有帶來，於是不能與這位法國人一同坐下。

一條谿水在山徑旁流過。他的來路與去路都隱在叢葉中，但幾天下雨之後，故水甚清而旺，聽他從很遠的地方流來，又流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看中這條水了。走幾步過去，矮樹叢的後面，滿枝果實的蘋果樹旁邊，綠草上幾段樹幹上，我們坐下吃飯了。雖然沒有酒或汽水，聽了清亮的水聲已經止渴了。

宗杰，野餐真有味呢。第一個特點是有一味清純的大氣，倘若說我這話太渺茫，那末野餐之所以這樣美味者是什麼緣故呢？或者是我還帶了野蠻的遺傳之故罷，我愛野餐甚於圍在四壁中間吃飯，似乎，只要看見樹枝或草地，雖然所吃的無非是乾麵包冷牛肉與果子醬一類東西，覺得興致大不相同了。

其實我所講得天花亂墜的法國風景遠不及我們的家鄉，而我們的家鄉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因此，他們與我都是渴望於回來周遊中國的。我很想瞻仰蜀山之奇偉，方君最夢想西湖，未曾到過，而久醉西湖的曾君覺之告他說，不親到過，沒有方法來想象西湖之美的。我

們商量將來組織一個全國旅行團，尤其應該在雲南，西藏，青海，新疆，蒙古至東三省繞一個圈。我們學生物的採取動植物標本，學文學社會的記錄社會狀況，學圖畫及會照相的攝取各地景物，各任一職，共同進行。只有一個困難問題。全隊中至少應該有一個學醫的，然而這最困難，照經驗所得，學醫的幾乎人人是很「精靈」的，真的，看來看去。尙未得一個學醫的首做這種傻事的。因此我們只得買幾部日用醫學須知書各人都學些，大概受寒、發熱、頭痛、出血這幾種使藥是頗容易的。現在可以問問你，你有這種學醫的同志否？將來旅行告終，把各團員的記錄編輯起來，可印專書，這種報告，我可以自信決非以前所有，對於將來種種社會事業是很有益的。

我們還想在各地設立旅行招待所，改革現在齷齪與凶橫的旅館，某城市範圍內與附近有什麼古跡風景或工商機關可游，輪船火車驕馬之雇用，均由招待部指導而且負責。最緊要的一句話，我說得小一點，全中國交通便利的時候，一切必呈新的活氣象，戰爭可免，生產可豐，金融可流動，你我的疆界可消失，國民的智識可提高而推廣，那時，決不是現在沈死的中國了，這是我可預定的。

到現在，回國已九個月了，我簡直還沒有游過。看街上槐葉變色，我不得不追念去年的

重陽了。我特來告訴你，我的這個期望不是今年開始空架蟹樓，我早就這樣想的。

去年的快樂還不只此哩。我們飯後到蘋果樹下拾起美麗的果子吃。這時麵包牛肉等等已經吃完，皮袋已空，所以一路拾梨栗蘋果放在袋中，滿滿的背回來。後來，煮栗子吃了四次，蘋果梨子除生吃外，做了兩次果醬，幾位不去的朋友們嘗了都說「實在好」。

我們爬到山上村鎮中，在加非店門前，白石的小圓桌旁邊，我們坐下。太陽穿過疎疎的花棚，照在我們上面，已經覺得可愛了。

我們揀了本地的風景片寫寄一位薛君，他是在高山中的Autrans村養病的。我們說可惜今天沒有他與Ho,He,Ho。他同我們在Chambery遊山時遇見女學生旅行團一大隊，其中有許多人與我們談話的。因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所以就用他們所唱的聲音為名。

我們又往村後的高山上去，深綠的柏林很是茂密，根處的鳳尾草已大半枯黃，我們儘管帶撥帶鑽，希望他是有幾里路的深。風過時嗚嗚有聲，我總願設想這是老虎來了。我們想在這裏練習，養成往西藏新疆去探險的精神。到山頂上，有一個聖母像，回顧四周，山峯都在我們脚下，然而這還不是我們精神的終點，因為前人已經走到這個高度了。

坐公用自動車繞道下山，我們再三的說下禮拜還要來，而且冬季要來看雪。電車在村中

等候，不是專等候誰的，卻等候無論什麼按時到來的人。我們笑迷迷的坐着，因電車的振動而搖擺，很親切的重閱腦中今日所得的新印象。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那時的快樂。

好遊的宗杰，重陽到來了，你將怎樣的利用呢？明陵的紅葉將默默的落去，你忍心不去說一聲再會嗎？

福熙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北京平）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

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日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

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龍山夢痕）

快閣底紫籐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籐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籐，一架青蓮色的紫籐——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籐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二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籐。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

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閣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扁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闐闐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

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磨着；那無聲的呀呀便是一大堆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佢們是結戀了。佢們是在痛快地享着那陽春。佢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到一種平和，一種柔婉，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簿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

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腳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籐，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龍山夢裏)

山中雜信

周作人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裏來了。香山不很高大，彷彿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會到外邊去看過，因為須等醫生再來診察一次之後，纔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裏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裏住着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晒着，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乾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着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裏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裏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的磬聲，彷彿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

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託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同生活主義與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却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實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裏，真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為如何？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為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裏的一個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偷寺內的法器，先打了一頓，然後捆送到城內什麼衙門去了。究竟偷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是弔打恐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爲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爲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碍，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爲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着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抄架。掌櫃的回家去了，只贖了兩個少年的伙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

罵，終於各執灶上用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咤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裏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略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氣罷。

因為病在右肋，執筆不很方便，這封信也是分四次寫成的。以後再談罷。

一九二一，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氣漸熱，到山裏來住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屋，已於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般若堂兩傍的廂房，本是「十方堂」，這塊大木牌還掛在我的門口。但現在都已租給人住，以後有遊方僧來，除了請到羅漢堂去打坐以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掛單了。

三四天前大殿裏的小菩薩，失少了兩尊，方丈說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賣給遊客了，於是又將他細起來，打了一頓，但是這回不會送官，因為次晨我又聽見他在後堂敲那大木魚了。

（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經出來，搬到別的寺裏去了。）當時我正翻閱諸經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師在述意緣內說道，「……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遂加杖木，結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叢林的規矩，方丈本來可以用什麼板子

打人，但我總覺得有點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規矩辦起來，恐怕應該挨打的，却還不是這個所謂偷賣小菩薩的和尙呢。

山中蒼蠅之多，真是「出人意外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羣飛，嗡嗡作聲，彷彿是蜜蜂的排衙。我雖然將風門上糊了冷布，緊緊關閉，但是每一出入，總有幾個混進屋裏來。各處棹上攤着蒼蠅紙，另外又用了棕絲製的蠅拍追著打，還是不能絕滅。英國詩人勃來克有蒼蠅一詩，將蠅來與無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愛念，但在實際上却不能這樣的寬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促到一個虱子，將他搯死固然可憐，要把他捨在門外，讓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註一），成此。

蟲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著。

（註一）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伊後來變了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四分律云，「時有老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

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臍食將養之。」一茶是誠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過用石榴餵他却更妙了。這種殊勝的思想，我也很以為美，但我的心底裏有一種矛盾，一面承認蒼蠅是與我國具生命的衆生之一，但一面又總覺他是腳上帶着許多有害的細菌，在頭上面上爬的癢癢的，一種可惡的小虫，心想除滅他。這個情與知的衝突，實在是無法調和，因為我篤信「養老先生」的話，但也不想擊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壞詩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這一點上，大約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罷了。

對於時事的感想，非常紛亂，真是無從說起，倒還不如不說也罷。

三

我在第一信裏，說寺內戰氛很盛，但是現在情形却又變了。賣汽水的一個戰士，已經下山去了。這個緣因，說來很長。前兩回禮拜日，游客很多，汽水賣了十多塊錢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們從形勢最好的那「水泉」旁邊撤退，讓他自己來賣。他們只准在荒涼的塔院下及門口去擺攤，生意便很清淡，掌櫃的於是實行減政，只留下了一個人做幫手，——這個伙計本是做墨盒的，掌櫃自己是泥水匠。這主從兩人雖然也有時爭論，但不至於開起仗來了。

六月二十三日

方丈似乎頗喜歡用打他屬下的和尚，不過他的法庭離我這裏很遠，所以並未直接受到影響。此外偶然和尚們喝醉了高粱，高聲抗辯，或者爲了金錢勝負稍有糾葛，都是隨即平靜，算不得什麼大事。因此般若堂裏的空氣，近來很是長閒逸豫，令人平矜釋躁。這個情形可以意會，不用言傳，我如出一件瑣事來做個象徵，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們院子裏，有一羣雞，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這是和尚們共同養的呢，還是一個人的私產，我都不知道。他們白天裏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間被盛入一隻小口大腹，像是裝香油用的藤篋裏面。這篋子似乎是沒有蓋的，我每天總看見他在柏樹下仰天張著口放著。夜裏酉戌之交，和尚們搗鼓既罷，各去休息，篋裏的雞便怪聲怪氣的叫起來。於是禪房裏和尚們的「唵，唵——」之聲，相繼而作。這樣以後，篋裏與禪房裏便復寂然，直到天明，更沒有什麼驚動。問是什麼事呢？答說有黃鼠狼來咬雞。其實這小口大腹的篋子裏，黃鼠狼是不會進去的，倘若掉了下去，他就再也逃不出來了。大約他總是未能忘情，所以常來窺探，不過聊以快意罷了。倘若篋子上加上一個蓋，——雖然如上文所說，即使無蓋，本來也很安全，——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窺探。但和尚們永遠不加蓋，黃鼠狼也便永遠要來窺探，以致「三日兩頭」的引起夜中篋裏與禪房裏的驅逐。這便是我所說的長閑逸裕的所在。我希望這一節故事，或者能夠

比那四個抽象的字說明的更多一點。

但是我在這裏不能一樣的長閑逸豫，在一日裏總有一個陰鬱的時候，這便是下午清華園的郵差送報來後的半點鐘。我的神經衰弱，易於激動，病後更甚，對於略略重大的問題，稍加思索，便得煩躁起來，幾乎是發熱狀態，因此平常十分留心免避。但每天的報裏，總是充滿著不愉快的事情，見了不免要起煩惱。或者說，既然如此，不看豈不好麼？但我又捨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傷的人，明知觸著是很痛的，但有時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劇痛，保留他受傷的意識。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趕緊丟開，去尋求別的慰解。我此時放下報紙，努力將我的思想遣發到平常所走的舊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書上的大乘菩薩布施忍辱等六度難行，淨土及地獄的意義，或者去蒐求游客及和尚們（特別注意於方丈）的軼事。我也不願再說不愉快的事，下次還不如仍同你講他們的事情罷。

六月二十九日。

四

近日因為神經不好，夜間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頹唐，所以好久沒有寫信，也不會做詩了。詩思固然不來，日前到大殿後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詩興大減。碑亭之北有兩塊石碑，四

面都刻著乾澀刻板的律詩和絕句。這些詩雖然很講究的刻在石上，壁上還有憲兵某君的那詞，發歎他說「天命乃有移，英風殊難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聯想到那塾師給冷子冰看的草稿，將我的創作熱減退到近於零度。我以前病中忽發野心，想做兩篇小說，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戀；幸而到了現在還不會動手。不然，豈不將使「饑饉賦」不但無獨而且有偶麼？

我前回答應告訴你遊客的故事，但是現在也未能踐約，因為他們都從正門出入，很少到般若堂裏來的。我看見從我窗外走過的遊客，一總不過十多人。他們却有一種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對於植物的年齡頗有趣味。他們大抵問和尚和別人道，「這籐蘿有多少年了？」答說，「這說不上來。」便又問，「這柏樹呢？」至於答案，自然仍舊是「說不上來」了。或者不問柏樹的，也要問槐樹。其餘核桃石榴等小樹，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覺得奇異，他們既然如此熱心，寺裏的人何妨就替各顆老樹胡亂定出一個年歲，叫和尚們照樣對答，或者寫在大木板上，掛在樹下，豈不一舉兩得麼？

游客中偶然有提著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為作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為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為妾

「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的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罷了；（其實飛鳥的肉，於養生上也並非必要。）如要賞鑑，在他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不或聽：何必關在籠裏，繫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賢首於梵網戒疏盜戒下注云，「善見云，盜空中鳥，左翅至右翅，尾至頭，上下亦爾，俱得重罪。准此戒，縱無主，鳥身自爲主，盜皆重也。」鳥身自爲主，——這句話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豈是那些提鳥籠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網經裏還有幾句話，我覺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輪迴之說，然而對「這普親觀平等觀的思想，仍然覺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國勃來克的詩道，

「被獵的兔的每一聲叫，

撕掉腦裏的一枝神經；

雲雀被傷在翅膀上，

一個天使止住了歌唱。」

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們爲自己養生計，或者不得不殺生，但是大慈悲性種子也不可不保存，所以無用的殺生與快意的殺生，都應該免避的。譬如吃醉蝦，這也罷了；但是有人並不貪他的鮮味，只爲能夠將半活的蝦夾住，直往嘴裏送，心裏想道「我吃你！」覺得很快活。這是在那裏嘗得勝快心的滋味，並非真是吃食了。晨報雜感欄裏曾登過松年先生的一篇「愛」，我很以他所說的爲然。但是愛物也與仁人很有關係，倘若斷了大慈悲性種子，如那樣吃醉蝦的人，於愛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夠圓滿的了。

五

近日天氣很熱，屋裏下午的氣溫在九十度以上。所以一到晚間，般若堂裏在院子裏睡覺的人，總有三四人之多。他們的睡法很是奇妙，因爲蚊子白蛉要來咬，於是使用棉被沒頭沒腦的蓋住。這樣一來，固然再也不怕蚊子們的勒索，但是露天睡覺的原意也完全失掉了。要說是涼快，却蒙著棉被；要說是通氣，却將頭直鑽到被底下去。那麼同在熱而氣悶的屋裏睡覺，還有什麼區別呢？有一位方丈的徒弟，睡在籐椅上，掛了一頂洋布的帳子，我以爲是防

七月十四日

蚊用的了，豈知四面都是懸空，蚊子們如能飛近地面一二尺，仍舊是可以進去的。他的帳子只能擋住從上邊掉下來的蚊子罷了，這些奧妙的辦法，似乎很有一種禪味，只是我了解不來。

我的行踪，近來已經推廣到東邊的「水泉」這地方確是還好，我於每天清早，沒有游客的時候，去徜徉一會，賞鑑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淨，路上很多氣味。——因為陳列著許多本草上的所謂人中黃！我想中國真是一個奇妙的國，在那裏人們不容易得到營養料，也沒有方法處置他們的排泄物。我想像軒轅太祖初入關的時候，大約也是這樣情形。但現在已經過了四千年之久了。難道這個情形真已支持了四千年，一點都不曾改變？

水泉西面的石階上，是天然療養院，附屬的所謂洋廚房。門外生著一棵白楊樹，樹幹很粗，大約直徑有六七寸，白皮斑駁，很是好看。他的葉在沒有什麼大風的時候，也瑟瑟的響，彷彿是有魔術的。古詩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非看見過白楊樹的人，不大能了解他的趣味。歐洲傳說云，耶穌釘死在白楊木的十字架上，所以這樹以後便永遠顫抖著。……我正對著白楊起種種的空想，有一個七八歲的小西洋人跟著甯波的老媽子走進洋廚房來。那老媽子同廚子講著話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小廣東人，各舉起一隻手來，接連的打

小西洋人的嘴巴。他的兩個小頰，立刻被批的通紅了，但他却守著不抵抗主義，任憑他們打去。我的用人看不過意，把他們隔開兩回，但那兩位攘夷的勇士又衝過去，尋著要打嘴巴。被打的人雖然忍受下去了，但他們把我剛纔的浪漫思想也批到不知去向，使我切膚的感到現實的痛。——至於這兩個小愛國者的行爲，若由我批評，不免要有過激的話，所以我也不再說了。

我每天傍晚到碑亭下去散步，順便恭讀乾隆的御製詩；碑上共有十首，我至少總要讀他兩首。讀之既久，便發生種種感想，其一是覺得語體詩發生的不得已與必要。御製詩中有這幾句，如「香山適纔游白社，越嶺便以至碧雲；」又如「玉泉十丈瀑，誰識此其源；」似乎都不大高明。但這實在是舊詩的難做，怪不得皇帝。對偶呀，平仄呀，押韻呀，拘束得非常之嚴，所以便是奉天承運的真龍也掙扎他不過，只落得留下多少打油的痕跡在石頭上面。倘若他生在此刻，拋了七絕五律不做，去做較爲自由的新體詩，即使做的不好，也總不至於被人認爲「哥羅聞焉嫂棒傷」的藍本罷。但我寫到這里，忽然想到「大江集」等幾種名著，又覺得我所說的也未必盡然。大約用文言做「哥羅」的，用白話做來仍是「哥羅」，——於是我又想起一種疑問，這便是語體詩的「萬應」的問題了。

六

七月十七日。

好久不寫信了。這個原因，一半因為你的出京，一半因為我的無話可說。我的思想實在混亂極了，對於許多問題都要思索，却又一樣的沒有歸結，因此覺得要說的話雖多，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現在決心放任，並不硬去統一，姑且看書消遣，這倒也還罷了。

上月裏我到香山去了兩趟，都是坐了四人轎去的。我們在家鄉的時候，知道四人轎是只有知縣坐的，現在自己却坐了兩回，也是「出於意表之外」的。我一個人叫他們四位扛著，似乎很有點抱歉，而且每人只能分到兩角多錢，在他們實在也不經濟，不知道為什麼不減作兩人呢？那轎扛是杉木的，走起來非常顛播。大約坐這轎的總非有候補道的那樣身材，是不大合宜的。我所去的地方是甘露旅館，因為有兩個朋友耽擱在那里，其餘各處都不曾去。什麼的一處名勝，聽說是督辦夫人住著，不能去了。我說這是什麼督辦，參戰和邊防的督辦不是都取消了麼。答說是水災督辦。我記得四五年前天津一帶確曾有過一回水災，現在當然已經干了，而且連旱災都已鬧過了（雖然不在天津）。朋友說，中國的水災是不會了的。黃河不是決口了麼。這話的確不錯，水災督辦誠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照中國的情形看來，恐怕還

非加入官制裏去不可呢。

我在甘露旅館買了一本「萬松野人言善錄」，這本書出了已經好幾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見。我老實說，對於萬先生的議論未能完全贊同，但因此引起我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極少數的人能夠以科學藝術或社會的運動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數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能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纔有點希望。不過有兩大條件，要緊緊的守住：其一是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與舊的神的觀念去同化，以致變成一個西裝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閥，去妨害自由思想的發達。這第一第二的覆轍，在西洋歷史上實例已經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們迷亂的國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裏，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這新宗教的灌頂麼？不為傳統所囚的大公無私的新宗教家，國內有幾人呢？仔細想來，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將來主宰國民的心的，仍舊還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罷！

我的行踪既然推廣到了寺外。寺內各處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聽松濤的有名的塔上不會去。但是我平常散步，總只在御詩碑的左近和彌勒佛坐著右邊的路上。這一段泥路來回可

一百步，一面走著，一面聽著階下龍嘴裏的潺湲的水聲，（這就是御製詩裏的一清波繞砌「湲」，）倒也很有興趣。不過這清波有時要不「湲」，其時很是令人掃興，因為後面有人把他截住了。這是誰做主的，我都不知道。大約總是有什麼金魚池的閹人們罷。他們要放水到池裏去，便是汲水的人也只好等著，或是勞駕往水泉去，何況想聽水聲的呢！靠著這清波的一個朱門裏，大約也是閹人，因為我看見他們搬來的前兩天，有許多窮朋友頭上頂了許多大安樂椅小安樂椅進去。以前一個繪畫的西洋人住著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門禁，東北角的牆也坍了，我常常去到那裏望對面的山景和在溪灘積水中洗衣的人們。現在可是截然的不同了，倒牆從新築起，將真山關出門外，却在裏面叫人堆上許多石頭，（抬這些石頭的人們，足足有三天，在我的窗前絡繹的走過，）叫做假山，一面又在彌勒佛左手的路上築起一堵泥牆，於是我真山固然望不見，便是假山也輪不到看。那些閹人們似乎以為四周非有牆包圍著是不能住人的。我遠望香山上迤邐的圍牆，又想起秦始皇的萬里長城，覺得我所推測的話並不是全無證據的。

還有別的見聞，我曾做了兩篇西山小品，其一曰「一個鄉民的死」，其二曰「賣汽水的人」，將他記在裏面。但是那兩篇是給日本的朋友們所辦的一個雜誌作的，現在雖有原稿留

下，須等我自己把他譯出方可發表。

九月三日，在西山。（雨天的書）

山中雜記

冰 心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 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舅舅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

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甯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殼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著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安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都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St. Pe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為止。而璧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招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噴嚏，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待了刑罰了！』

(十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較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

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癡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為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殼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綫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

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遊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

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載，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0 \\ +10 \\ \hline 30 \\ +64 \\ \hline 94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歎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惘然。

這生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機器與人類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在山中閉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剝割等等，左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表來一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為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表，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鏟刀一鏟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

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腿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又在腰上，搖歎休息。原來機器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蒨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兩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

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雲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招人。當她臥在草地上，用翅兩兩遮小鳥，像雲雀吹
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認爲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魄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那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

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村小腿蹣跚的大，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虫，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他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關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卽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二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繁實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

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絕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地斷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西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坟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

頭，山上建築華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

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卽上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喫洋砲，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想不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脚趾全是直伸。級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脚趾壓在那個脚趾上，那個脚趾又壓在別個脚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脚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脚趾尙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詭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

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嘗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碰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富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繹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

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下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牠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毫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面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

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墨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而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

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事也不過是清之遊嘉，時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為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澇，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關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為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為免避看後的

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宏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鬚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攤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託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

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却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

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尙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

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限制，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答應的有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牠，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而甚

這書有一部是講藝術的。藝術不准與科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為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為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為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願為學者，一方亦不甘為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為提出

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翔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時有變換，但爲改良秦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對面，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過唱句是秦腔。

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士為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稱。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為陝西人無一不愛劉箴俗』。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為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

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凶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爲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像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爲潼關卽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爲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鑊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醜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醜酒所致。但我想醜酒卽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

酒者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蜜酒」，蓋釀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變為『汽費』，讀書變為『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X」者也許是「X」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為『帆』，『順水行船』讀為『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為DS，「音都變為D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

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見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為「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像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為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為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嵎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

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與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騾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騾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係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及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箇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爲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遊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

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忽忽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棗紅甯綢紅單子的夾袍翩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語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褲，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裏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樣，對我

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爲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性似贈，興來如答。

——
文心雕龍物色

中 學 文 學 讀 本

抒
情
的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
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
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王國維人間詞話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

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付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去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

橘子車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背影)

寄小讀者通訊九

冰心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我是屬父親的，尤不願有任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亦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I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她托住。I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匆匆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雙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记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他說着起了微喘，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

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部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而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

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早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

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我開開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果不是因為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窠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一可

愛」的後影，我潛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林邊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鬥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顛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笑的進來，開了窗，放下簾子，挪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喜。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學起了疑心，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總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
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冰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

清寒？秋風中的枯枝，豈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今且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已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靄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

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夢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信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到是看詩，今天却是拿書捲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床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蹣跚之頃，無端有「長身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客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我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瑩倚枕。

十一，二十九，一九二三。（寄小讀者）

寄小讀者通訊十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牀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為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唇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那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雨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

父親就來幫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倆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痴

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已知道我：承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

上，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的『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乃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

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辰星，驟雨般落在大海裏，嘩嘩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更變！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騰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讚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他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激。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冰六十二號 一九二三。

聖下生癆醫院，威露斯利。

(寄小讀者)

兒 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筭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

了有島武郎與幼少者翻譯文。對於那種偉大的、沈重的態度，我直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就誤你，你也不要就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他來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

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樣。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纏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

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驅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榮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

小心那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

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

甯路。下車時，看着他的老母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眼；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我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

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尋畫策，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不要他們像我自已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已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已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子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住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

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在乎其人，」光輝也罷，倒楣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青影）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帝國」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會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烟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

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靄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

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爲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

毫不介意，這回總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

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查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朝華夕拾）

愛羅先珂君

周作人

愛羅君於三日出京了。他這回是往芬蘭赴第十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去的，九月裏還要回來，所以他的琵琶長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國，沒有帶走。但是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別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別中國而去了。

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於久別的故鄉却懷著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他與家中的兄妹感情本極平常，而且這回只在莫思科暫時逗留，不能夠下鄉去，他們也沒有出來相會的自由，然而他的鄉愁總是很強，總想去一親他的久別的「俄羅斯母親」。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又因京奉鐵道不通，改從大連繞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煩，因了在北京的清水君的盡力，請日本公使在

旅行券上簽字，准其通過大連、長春一帶。赴世界語大會的證明書也已辦妥。只有中國護照尚未發下，議定隨後給他寄往哈爾濱備用。諸事都已妥帖，他遂於三日由東站出京了。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於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他於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著一點「小厄」。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併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問。清水君即被監禁，他只「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著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著一直到哈爾濱去。他拿著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只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微倖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裏纔准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著。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里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只能憑空的願與他的平安罷。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別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一B老爺一口及少數的人與反對他。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他懷着對於人類的愛與對於社會的悲，常以冷雋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因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只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並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別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並不是共產或無政府的社會。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爭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並不因此而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於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於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別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想到太陽裏去的鵬，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嚮往於詩的烏託邦的代表者。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於現今道德顛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託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我希望這篇小文只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

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喉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愛羅君這個名稱，一個朋友曾對我說以爲不妥，但我們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現在仍舊沿用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於不回來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並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著，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干枯了。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著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著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著，提起將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却很明瞭地看出他的對於日本的戀慕。他既然這樣的戀著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這是趣味上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却又特別的深。他平常總穿著俄國式的長大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萊因式的刺繡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致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他的衣箱裏，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繡甸的筒衫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愛俄羅斯」的兒子。他對於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只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來到北京，不意中得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誌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却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却已走的無影無踪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裏，兩方面都很是隨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姪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於小孩子的輩分了。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諱名道，「士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士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女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只能憑空臆他的不安吧。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儘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爲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三

愛羅君又出京了。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於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愛羅君是一個詩人，他的思想儘管如何偏激，但事實上向不參加什麼運動，至少住在我們家裏的這一年內我相信是如此的。我們平常看見他於上課讀書作文之外，只吃葡萄干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雖然據該管區署的長官告訴我，他到京後，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却不很以爲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踪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許多不相干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函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踪，其實他又

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干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瞭的了。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有人與大杉在北京爲過激運動，著手查辦，於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著大杉照片在那裏守候。而我們家裏也來了調查的人。那位警官却信我的話，拿了我的那一封保證信，說他並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著大杉走了多少年，爲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却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回出發，原是他的預定計畫，去年冬初回中國來路過奉天的時候，便對日本者說起過的，不過原定暑假時去，現在却提前了兩個月罷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國的理由，是想到樹林裏去聽故鄉的夜鶯，據說他的故鄉哈耳可夫的夜鶯是歐洲聞名的，這或者真值得遠路跑去一聽。但據我的推想，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語學者之寂寥。不怕招引熱心於世界語運動的前輩的失望與不快，我不得不指點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語運動實在不很活潑。運動者儘管熱心，但如沒有響應，也是極無聊的。愛羅君是極愛熱鬧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聽得很少的人在那裏坐地。大約不是他所覺得高興的事。世界語的俄國

戲曲講演。——饑餓王只講了一次。——爲什麼中止了呢？他沒有說，但我想那也不爲了教室太大的緣故麼。其實本來這在中國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別的學者的講演大約都不免弄到這樣。愛羅君也說過，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儘可去吸麻醉劑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鴉片吞金丹而不弄別的事情，我想愛羅君也當然決不見怪的，但在他自己總是太寂寞無聊了。與其在北京聽沙漠的風聲，自然還不如到樹林中去聽夜鶯罷。因此對於他的出京，我們縱或不必覺得安心，但也覺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爲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爲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爲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澤瀉集）

狂飆下的落葉

曹禮吾

一封寫給亡友羅黑芷君的信

黑子：

自你死後，想提起筆來寫一點東西紀念你，已經不止一次了。可是我寫些什麼呢？我所知道的你底過去的事實是那樣的少，你底個性又是那樣的顯明。幾於每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可以代表你底人格。略去一些吧，恐怕我所略去的，正是你獨到的地方：不略去麼？這薄薄的幾張紙兒，教我從何處寫起？於是，我只好讓這許多事跡，埋葬在我無盡的悲哀中。今天我又在小說月報上看見你所寫的煩躁了。遙想在赤色恐怖瀰漫了故鄉的時候，許多朋友搖身一變而為宰割人家的人，許多朋友便成了宰割者底犧牲品。你不能使兩方面的人都得救，你惟有抑住心頭底悲憤使之移到紙上來。然而文字底效力你是早經知道的，這種沈痛的發抒，究竟何補於事？宰割者底威權已經行使了，犧牲者也已經犧牲了，留下這幾行文字，僅足傷你天涯飄泊的故人底心。我在無以自遣的境地中，大膽地拿起筆來寫關於你過去的事實，這

也不過想效法你將悲哀移到紙上的方法而已，於此又有什麼裨益呢？

是一個冬之夜吧？寒風在屋上呼號，黢炭在爐中畢剝，在你認為拜祭式我底書齋中，因為剛喝過酒，不時地還飄着酒香。你底臉暈紅了，含着微笑在追述你青年時熱烈的精神。你說，你從異國歸來，用一乘兩匹馬拉着的車，載着你母親底靈柩，用自定的喪儀安葬後，你孑然一身，不願受姑丈——是一位有名的詩人——底羈勒，又飄然地回到櫻花燦爛的三鳥了。那時革命的怒潮正在許多青年腦中澎湃着，富於情感的你，早就興奮起來。你底生涯，是午前和幾個友人習劍術和柔術，午後各人讀各人愛讀的書。你們嫌許多人徒以文字為宣傳太軟弱了，你們組織了暗殺團，訂定了團底規約。規約裏有一條，團員須雄健有拳力的。有人介紹一個這樣的同志來，你說要舉行一種入團的儀式，大家都贊成了，這儀式便在一天夜晚到一所公園裏去舉行。樹林是無盡的陰森，冷月被烏雲遮着，老梟在遠處的枝頭上吐出格格的笑聲，夜是死一般的靜，空氣是冰一般的冷。蕭蕭的下過幾點微雨之後，林中透出四條閃閃的寒光，在寒光之下，我們可以看見四個披着黑斗篷踏着黑長鞞的人，這閃閃的光，便是他們手中新出匣的倭刀了。介紹人帶了新同志來到林中，簡單的規約誦過了，誓也宣過了，最後問『如有違背規約的怎麼辦呢？』淒厲而沈重的一個『殺』字，從站立在旁邊穿着黑衣

的四位復仇之神底口中衝出，新同志戰慄了。你們出了公園，來到酒店，碰過祝福的杯，飲過勝利的酒，笑聲與哀歌齊作，你們彷彿戰國時燕市底酒人。遠處飛來一聲聲人民底哀吟，你們腦中充滿了悲憤之氣。你說完了這一段故事，繼續微笑着說，「這不過史記刺客列傳和那時日本新譯的幾部俄國小說在那裏作怪呵，現在想來，覺得怪可笑的！」

自此以後，你也曾在光復時，撲攻上海製造廠之役中，爲帶着手槍，監視北站底電報間而坐西牢，你也曾肩着槍去攻擊南京去。然而同志們原形畢現了，爲爭奪名位的原故，對多年共患難的朋友，不惜使盡陰謀；一個個趾高氣揚，做着升官發財的夢。你看不慣這人間底機詐，撇了槍回到故鄉。你說，往日朋友中，除掉沈兼士陶望潮××和尙其他的兩三個而外，記不起什麼人來；除開在報紙上見到闕人的題名而引起舊遊的回憶。

官既不會做，錢又不曾拿，在那時你將怎樣生活呢？因爲一個朋友底介紹，你在湖南編譯局裏從事翻譯關於教育的書；由譯書而教書，我底故鄉便成了你底第二故鄉了。在你所著的牽牛花裏，有可憐的室中一首散文詞：

「讀着詠歎故鄉的文詞，却找不出一個故鄉；處處都是可戀的，處處都成了可悲的。

這拘囚於一室中無形的飄泊，真有似落花不歸來了！」

黑子！你那裏知道三年以後，你底故人也有同一的悲哀呵！

在編譯局的第二年，你結婚了。輕財好友，使你沒有一個多餘的錢。後來又因為子女太多，更被窮困包圍着。閱盡了人世底炎涼以後，勇健熱烈的你，表面看去，冷靜得同石塊一般。見了生人，是不開口的，除了在深凹的眼鏡中，用陰鬱的眼光，像要搜索出他人底狡獪似的嚴重地向人一瞥而外。在溫和的春日裏，在肅殺的秋風中，穿着藍布長衫，拖着瘦削的影子，頹唐地彎着背紆緩地走着的你底黯淡的姿態，一闔眼便顯現在我之前；然而你已經一落花似的不歸來呵，教我從何處問故人消息！

你能夠表裏如一的冷靜麼？像那樣，已是有福的人。無如你熱烈的心，終竟不肯冷下去，於是你惟有永遠沒落在悲哀中。你活着在這虛誣詐偽的人間，你依然要熱烈地憎惡這人間底虛誣詐偽。你同情一個沉淪於冷酷環境中的女人，那女人便愛了你，然而伊是習於所謂理智的，你便在這含着世故成分的理智愛情下，負着煩惱的重擔而生存。在無可奈何之中，你走上了文藝底途徑。『G！我看清楚了一切了。我已經到了中年，我不能不尋一條路走；什麼是我應走的路，我又說不出來。在暫時，只好寫一些文字。』這沈鬱而悲哀的聲調，似乎還在我耳邊。於是你除了整理幾篇舊作和譯稿而外，便努力創作。起初還有許多諷刺底成

分，接着在每篇文字裏，對於一切人類，都給予相當的同情。這時候，你底心境也似乎較之以前平安些了。

至於我，在你底眼光中，是有定評的。我在P縣教書的時候，你寫信給我說：「世界上底人，都知道用一種方法使自己生活安定而愉快。絕對不知道這種方法的，便是M；知道而絕對不用，便是Y；知道，用，而不甚感興趣的，便是你了。」自然，在你日常相接的三個朋友中。我要算比較社會化的一個，這話，我自己也承認的。大概因為居處相近而性情又最相投的原故吧。自一九二二年夏天至一九二六年秋天，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我們底談話裏。我們邀集了幾個朋友，組織了後來人家要打倒的所謂浪漫文學刊物零星。一九二六年春天，我又為你抄錄了至今展卷如對故人的隨筆——牽牛花，編印成零星社叢書第一種。零星既因朋友們興趣銷沈之故而天亡，牽牛花也只好和你賣去的許多作品同一命運，堆積在人家底壁角裏。那時，我早已離開故鄉了。

接着，故鄉便在大擾亂中，你寫信給我說：

「你竟無從揣測黑子今日在長沙的苦悶呵！請翻讀一次牽牛花中底北國之人，便可約略知道我們的前所給予旁人的同情，現在得收回來給予自己。安得列夫不知怎麼的餓死

了，托爾斯泰底著作，又不知怎麼的全給毀掉。×××做了逢迎的政客，×××變成了瘋狂的惡狗。其他的人們，不是想做列甯第二，便是想試一試迭洛斯基底鐵腕。……「晚間的來客，將有輪到我們痛哭而讀的時候，雖然那恐怖的對象說的是皇帝底嚴威」。

你又說：

「我底兒子宏，已由學校退學，將令在鄉間習農。因為在這半年中，我知道有許多許多的面孔都掛着冰冷的淚痕，在街中走着。而他們都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可憐蟲呵！呵！智識，智識，會不及鄉間小兒底一聲打倒。文藝與人情，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嗚呼！我不敢再往下說了！」

末了你寫着一首詞：

『身如敗葉眠山裏，夜似鐘聲出寺簷。爐火有情常伴我，清心無那墮愁邊！』

許多博雅先生們，或許要說你底詩錯了韻吧，然而我知道你底內心，又開始燃燒着熊熊的反抗之火了。

去年你又有書來，告訴我你已經將恃以爲生的所教的課盡行辭掉。你甯肯受飢寒底宰割，不願使精神陷落在佛逆中。而且再三叮囑我只要不餓死便不要回去。不久爲故鄉所豎稱

的馬日事變發生了。我以為在清黨之後，你不能再受刺激的病的神經；或許能得到暫時的甯靜，這時候你已經長久沒有信來。我一方面遇着左拉所謂『圍在肉地的屋子裏淫打』的生涯，一方面盼望故人底消息。故人底消息終於來到了，在十二月十一日那一天，W君有一封信給我，他說馬日事變之後，故鄉換了一般殺人不眨眼的英雄，又胡亂地殺起人來。你在一家報館做文章，因為看不慣這翻來覆去地殺人的熱鬧，於是說了兩句你要說的話；結果你以CP底嫌疑而入獄了。在人們底眼睛已經被血染紅，分不出皂白的時候，這原不算意料之外的事情，又誰知你因入獄而氣憤，剛出獄便一病不起，在舊歷十月廿五之夜死去呢！

一個人的死亡，在今日這種大時代裏。正和一片枯葉隨風飛去似的，許多人看來，實在了無足奇；談到悲哀，更是多餘的事。我何常不願意那樣的想。然而能由我那樣達觀嗎？遙想你底寡妻弱子，在一個曾經為你抬過轎的與夫手裏，接過他借給他們為你買紙燒的幾百錢來的情形，我便是哭也無淚可揮了。

可詛咒的舊曆八月十三日呵！我在一九二六年底那一天，永別了倚閭流淚，送我遠行的慈母；永別了扶着病軀，帶着兒女，在輪船上相對無言至一點多鐘才黯然去的我所敬愛的友人。我不敢重見嶽麓之雲，我不敢重見湘江之水；它們遮不了，流不盡我底哀愁，我底哀悲

將像它們一樣，永遠地，永遠地，掩蓋了，沈浸了我！

『黑子！我所敬愛的黑子！你最後給我的來信說，『黑子年老了，看到世間一切，總是傷心，你也得隨便過呵！』黑子！我現在是在這兒隨便過了。這看到使人傷心的世間底一切，我用什麼方法排遣呢？

祝福，你傷了的靈魂，自今以往，永恆地安息在天堂裏！

與其讓淚痕沾染着衣襟，不如讓墨痕沾染着牋素，這是我提筆寫這篇文字的心情。寫成之後，却是這樣一篇不成形的東西，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擱在亂紙堆中，到於今又已經好幾個月了。老友青崖，因為我和黑子相處很久，所知道的事實或較其他的朋友為多；催我發表這篇文章。然而誰看了都會討厭的話，有什麼發表的必要呢？所可欣慰的，是黑子底遺著，在幾個月後的今日，居然連續出版了春日醉裏二書。青崖為之搜集，景深為之編訂的檣花，在報紙上也已經看見過廣告。黑子底苦心，或將因此而不至於湮沒，也未可知；雖然他底遺族仍然輾轉於飢寒中，不能振拔。

黑子底詩文書札，還有保存在我家裏的。我底家既在數千里外的長沙，我又因着奇窮，沒有方法回去。塵封蠹蝕，大概是不免的吧。黑子是命蹇的人，死後生前，大約沒

有什麼兩樣。所難堪的，是後死的他底朋友——我，並搜集之而未還，黑子有知，將如何失望！然而我使黑子失望的又豈只這件事麼？在蕭蕭的落葉聲中，我認識了黑子過去的生涯，我也認識了自己前途的命運。

一九二八除夕，——素絲附記。——（文學週報）

鄉 愁

羅 黑 芷

寫了「死草的光輝」已經回到十四年前去的這個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去到一個什麼樣的時候，終尋不出一個落脚的地方。這並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時間的海洋裏，竟看不見一點飄蕩的青藻足以繫住他的縈思，其實望見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須得像海鳥一般在波間低徊，待到落下倦飛的雙翼，如浮鷗似的貼身在一個清波上面，然後那彷彿正歌詠着什麼在這暫時有了着落的心中的歎息，才知道這個小小的周圍是很值得眷戀的。誰說，你但向前途尋喜悅，莫在回憶裏動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回轉去罷，去到那不必計算的一個時候。那時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誰，大約是一個嫵嫵吧？抱在臂裏，從後廳正屋出到前廳迴廊，給放下在右手闌干邊一個茶几上站住。才從母親床上歡喜地睜開來的一雙迷朦朦的小眼睛，在那兒看見一個穿藍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覺得一見面便張手要伊擁抱的女人。這是誰呢？你猜一猜看。伊凭倚着闌干，微笑着、望着那被黃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無數點點的飛蟲穿來穿

去，牠們的薄翅振動得響響有聲。

「孩子！這是螢火蟲呀！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從有史以來便凝聚着愛情的黑晶晶的瞳下了。我從旁邊不知又是誰的手裏啣了一口苦味的濃茶，舌頭上刺得了一種蘇生的刺戟。我立刻在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覺了：這是我家的七月的黃昏。

回轉去罷，房屋依然是那所古舊的房屋，在那條有一個木匠人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邊；落雨的時節，那木匠飼養的三隻斑鳩便在簷下籠中咕咕地叫喚，時候却彷彿是五月。祖母在伊靜悄悄的房中午睡；父親的窗子裏似乎有說話的聲音；我的一個伴侶——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母親也不見；我獨自在後院天井裏蹬着。那從牆邊和磚縫裏挺生出來的野草，有圓葉的，有方葉的，密密的，稀疏的，不知叫作什麼，纏着滿階遍地的青苔，似乎滿院裏都是綠色的光的世界。

「哥兒！哪！這兒一點東西送給你。」

挑水的老王，從他擔進院來而尚未息肩的一頭水桶裏，取出一枝折斷了的柳枝，尖尖的長葉，滴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腹帶裏挖摸着，一個黑

發亮翅的蟲兒嘶鳴着隨着他的手出來了：

『這叫做蠅子。』

『呵！老王！』

我飛跳過去了。於是那蠅和柳枝便齊裝在一個小方竹籠內挂在後院的壁上。我在這東西旁邊盤旋玩耍，直到『赫兒，赫兒』地呼喚着的即在今日還能引我潸然下淚的母親的聲音，可愛地送到的小耳朵裏。

回轉去罷，回轉去罷，這回彷彿是在一個暮春的夜裏。母親坐在有燈光的桌前和鄰家的姆姆安閑地談着話。一個姑娘——我爲你祝福，姑娘，我記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窻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這是母親教我這樣稱呼的；當伊站立起來的時候，伊彷彿比我高半個身軀，聽說是要說人家了，因爲是十五歲的女孩兒呢！正是，我來到母親房裏瞧看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我記得進來的時候，彷彿那先生已經到了後廳的屏門外，將他的一隻耳朵和一隻眼睛交換貼在門縫邊向內打聽。十分對不住您，先生，我現在應該這樣向您道歉，因爲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伊用面龐親熱地偎傍我，偏起頭看我，搖我的肩膀，撫我的頭髮，喊我做『赫弟！赫弟！』我癡癡地瞧着伊的那笑迷迷但是而今我記不清楚了的尖尖的

臉。先生，伊或許已經替你生了幾個好兒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燈草頭上吐出來的靜靜的一朵黃色燈燄，這也即是兒時母親房裏的春夜的光輝呵！雖然伊的身影很模糊，我細細吟味，如掣電般我便又站立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的水，隔着匡廬的雲，自五歲別後，這一生認為是親愛的人所曾聚集過的故鄉的家，便在夢裏也在那兒喚我回轉去。回轉去罷，我而今真的回來了：你無恙麼？我家的門首的石獅，我記得我曾在你身上騎過；你還是被人家喚做禿頭麼？賣水果的老蔣，我記得你的擔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還是在巷中袒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師父同鋸木頭麼？可憐的獃子徒弟，那些班鳩又在叫喚你餒食給牠們呢！這真是了不得，我還握着四文小錢在手中，聽見門外叫賣糯米團子的熟習聲音來了，我便奔向大門去：

『糯米團子，一個混糖的，一個有白糖餡的！』

很甜，很甜，媽媽，您吃不吃呢？

梧桐庭院

蕙漪

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猶掃窗間月；無分暗香深處住，悔把蘭襟親結。

——納蘭蓉若念奴嬌——

嫩綠的桐陰，又罩到我這個早熟者的頭上，新夏的景色，畢竟到來了。對着這蘇生的花木，感着那水樣的流年，又不禁觸起了無窮的悵惘。唉！前塵的回首，陳迹的摩挲，一切一切都足以斷傷我脆弱的心苗！

在襖襟裏的時候，當然記不得了。但是，六歲的那年，背着小書包上幼稚院，見先生預備爬下去磕頭。舅舅——他陪我去的——說：

「鞠躬好了，不用行大禮。」

先生也說：

「不用客氣。」

窗外擠滿了小朋友，他們都拍手哈哈地在笑我。這時的我，完全失了自主的能力，祇有

低着頭不做聲。眼眶中一陣熱刺刺的，淚水不由自主地要流出來了！一回到家，一頭埋在母親的懷裏大哭起來。口裏不住的埋怨說：

『都是媽媽從前告訴我，小孩子初見先生就要像過年一樣和媽媽舅舅磕頭，誰知我頭還沒磕，同學們在窗外笑得要死，急得我只想哭。……媽媽，我不讀書了！第一天讀書，就這樣沒趣，讀十年不要哭一輩子嗎？』

從此十天不去，直等到先生派了小朋友來約我，纔跟着他們走了。離開媽媽的手掌，這是第一遭，小小的靈魂，便受了些刺激。

十一歲隨着媽媽到杭州去燒香，走遍了靈隱天竺，最後到了玉佛寺，媽媽在大殿上禮佛，我趁此就溜煙溜到金魚池畔，擲餅屑給魚吃，數十尾小金魚悠然地游來游去，我看得高興起來了，禁不住蹲下去用手掬牠們；掬了半天，牠們總機警地躲閃着。澄清的水，反被我攪亂了。——後來跑到僧人房裏，拿了一莖釣竿，坐在石欄上靜靜地釣起來。果然，最後的目的，竟被我達到了，我就用手帕兒把這兩位受騙的小朋友包起來，回到旅館；打開看時，兩條小生命因為離水過久，竟被我這殘酷者傷害了！不知是痛惜還是受着良心的譴責，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起身——媽媽還睡着未醒——獨個兒跑到湖邊，掘土把牠葬了！一

塊小手巾，兩行清淚，算做了魚兒的奠儀。上帝呵！我犯罪了！心頭永遠刻着這次罪惡的創痕。

又是第六年的一個薄暮；放學歸來，看見媽媽督着女僕們打掃我的書房；把書架寫字檯都搬空了。我很訝異的問。從媽媽詳細的敘述中，纔知道有一家親戚要從京裏搬回來，先來信託我們找房子。媽媽的主張，把我的書房搬到後院去，贖出這梧桐院來讓他們住，省得尋房覓屋的麻煩。

過了幾天，她們果然來了，兩個女客之外，還有幾個僕從。我剛從校裏回來，媽媽嚷着：

『阿C，別脫長衫兒，過來見見姆姆，這位是姊姊。』

『不要客氣，我們的小琳比他小，以後叫妹妹好了。——這是C哥。』老於酬應的姆姆，說話從容而和婉。她呢，小鳥依人似的，倚在姆姆的身畔，微微地向我點了點頭，又羞怯地躲到姆姆身後去了。

雖說是同住，因為前後院的隔絕，大家很少會見。即使見了，寒暄之外，別的也像無話可說；——或者可說是無從說起。不過自從她來了之後，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覺得分外有了

生氣，這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心境。因為要博得媽媽的贊許，——或許是她——讀書也不惜讀到更深了。媽媽見我用功，當然十二分的高興，但是，我是在用功嗎？

媽媽爲了她的讀書問題，託我代她找學堂。我便在如火的驕陽下，從城南奔到城北，討了T女校的一份章程回來。媽媽是不在房裏，便轉到她那邊。從綠紗窗裏，隱約看見她很幽靜地靠在沙發上看書。美秀的明眸，凝注着書上的細字。我屏息了一晌纔把門叩了兩下。

「請進」是音樂一樣的聲音。

「琳妹，章程拿來了，T女校是教會中人辦的。依你的程度，可以插第三年級。」

「這樣熱天累你跑，真太對不起了！多謝你！」她立起身來，隨手在桌上倒了一杯茶遞給我。

「你如嫌茶熱，我這裏現成有梅子湯，你愛吃嗎？」

「好的。」

她拿了一隻玻璃杯，斟滿了一杯梅子湯給我。

「酸不酸？」

「不酸，是甜的。」我笑着回答她。

『好一個酸丁。』

突如其來的打岔兒，嚇了我們一跳。美雲——我的堂房妹子——笑彎了腰走進來。小小的房間裏，坐了三個人，空氣頓時活潑了許多。我趁着美雲談話的時候，看看她房裏的陳設，看看她架上的書名；又下意識地看到牆壁上的幾行欹斜的鉛筆字，這是我半年前胡謔的幾句新詩，字跡是有點模糊了；但是在每句旁邊，卻發現了新加的兩個小小的綠色圈子。我的心頭，頓時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美雲的清脆的呼聲，把我從沉醉中喚回來了。美雲是要她講旗姑娘的故事，因為沒有得到她的同意，要我一同督促她。不知道她是有意還是無意？不消我一度懇求，便居然允許了。她那時說話的光景我是還十二分的記得的。她的似笑非笑的脣輔，她的飄飄欲仙的神情，都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雙黑瑠瑪一樣的眼睛，偶然接觸到了，幾使全身心都像融化了的一般。但是正講到旗姑娘鬢邊的花落下來的时候，媽媽在窗外喚起來了：

『阿C，有同學來看你！』

我的心頭是如何地惱恨，停了半響，終於快快地辭了出來。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把一個暑期輕輕地放過了。學校裏都開了學，她爲了路途的遙遠，

便寄宿在校裏，一個月祇能回來一次。我每逢星期日的下午，偷偷地望着她出門的時候，總失悔不該把丁校介紹給她。

好容易等到了九月十五，是姆姆的四十生辰了。她爲此請了三天假，我也借此逃了三天學。這三天是我生活史上的黃金時代，現在雖則是已經過去了，但是在無窮的空間中，在悠長的時間裏，祇要有一星兒泡沫，遺留在大海中，也已足夠我一生的回味了。

是海濱的黃昏，半規新月剛從薄羅似的白雲裏微微湧現出來。兩三點海鷗，自在地回旋空際；有時輕輕落下來，掠過水面，重又尋夢似的飛去了。西方的水天接處，深紅的晚霞漸漸變了淺絳，一刹那，僅僅的一刹那，又變了青蓮色了。四下裏靜悄悄地，祇有我和她的談笑聲，應和着海波的諧律。

『我們悄悄地溜了出來，回頭媽媽她們找起來怎樣好？』她靈敏的腦海中，倏忽警到這一層，立刻就偏促起來。

『不要緊的，此刻客還沒有散，我們坐坐就回去好了。你看海景多麼可愛呵！尤其是暮靄蒼茫，這黃昏後的一幅壯麗的畫圖；任你怎樣智慧的藝術家，總不能描摹得盡致，琳妹，你捨得就離開嗎？』

她笑了一笑重又坐下來。

『C哥，你上次說的那個葬金魚的故事，我只不信是真的；如果不打謊，那你便成了葬花第二的鑿丫頭了。』

『你不信由你，此時我辯也徒然。有一天你親身到杭州去，到湖濱公園裏頭，在那株梅樹底下，你掘開來看，就知道我那一片童心，還和這兩個枯骸，一同保存在黃土的深處。鑿丫頭，我學問幹麼？你太犯疑心病了。』說了之後，又不禁自悔起來，可是箭已離絃，再也收不回來了。

『怪不得媽媽叫我不要理你，你這人說話太尖刻了，你見誰犯疑心病來？』

果然，她是恨我了？我這人說話總是這般不知檢點；平白地又惹她生氣，我那時是如何地悔艾。同時又想到她的媽媽爲什麼叫她不要理我：難道我是個壞人？我這人是不配和親眷們往還的？奇怪呀？上回我的媽媽也是這樣說：

『妹妹們在一堆玩笑，用不着你混在一塊兒，你現在是該正經讀書的時候了。』她又好像知道我的懷疑，重又加了一層解釋：

『自家姊妹同着玩不要緊，琳妹是客氣的，應該避避嫌。』

唉！都不是我的親生姊妹，爲什麼單單要和她避嫌。我們書讀得一樣，性格兒也一樣；我喜歡的她也愛好，我憎惡的她也討厭；我們什麼都相同，所不同的，她是個幸運兒，她有個勢位高大的爸爸罷了。但是，但是這不能因此就分了我們……。

『我要回去了。』她的薄怒的聲調，把我的思緒打斷了。

『琳妹，我說錯了！請你原諒些！你再多坐一回兒好嗎？』我輕輕地拉她到牆兒，……』她的顏色和緩了許多，頰上也有些紅潤了。

『琳妹，你坐攏來些，我們來商量下半年的計劃，你明年預備轉學嗎？』

『爸爸前天來信，似乎又要我轉學到北京女大附中，大概年底是總要動身的。』

『我也想去考T.H.學校，倘使考取了，我們又可以同在一塊兒了！』

『在一塊兒，當然是好的。不過媽媽……』

『我恨極了！爲什麼他們都拚命和我作對……。琳妹，你把頭髮剪得像我一樣了，穿起我的長袍子來，你改了裝，我叫你做琳弟；那時我們同坐同息，同出同進，看他們還有甚麼話說？琳妹你看好嗎？』

『傻子，這怎麼可以咧？』她笑了。

「那我便沒法了！除非我死了再投胎到媽媽肚裏去，變了個女孩子。但是，到那時我們相差了十六七歲，你要裝作大人模樣不睬我了，琳妹，怎樣好呢？我想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唯一的抵抗祇有哭，這樣背着人哭，不知有了多少次啦！可是我總沒告訴過一個人。——除非今晚告訴你。明知別人也無法替我分憂，祇有你或者能籌個最後的妙策。」我苦苦的望着她說：

「愁什麼呢？他們不許我們玩，我偏和你在一塊兒，諒來總有法子的，今晚不是一個例麼？」她雖則這樣回答我，但是也有些咽哽了。

不可抵抗的灰色，漸漸地加厚了。黃昏時分，和諧的Symphony也漸漸移到夜之幻怪的Solo的旋律了。她額前的短髮，早已給海風撩得零亂，我從衣袋裏摸出一隻小梳，心想走上去替她梳好，可是，踟躕了一回兒，終於怯懦地遞到她手裏去了。

沿堤的紫銀色的燈光，照了我們兩個黯淡的歸影。

事情是總要到頭的，刮了一句的北風，下了半天的小雪，早把學校裏最後的功課都結束了。我因為心頭橫梗着一件事情，所以把考課也草草地料理好。有時在母親口裏，聽到一二聲不完整的話兒，鬚鬚是她們的行止還沒有堅確的決定。心中便起了十二分的月卡……

還是不走吧！」『既是遠遠的來了，爲甚又匆匆地搬回去呢？』從早到晚，這樣幾百回的自己慰安自己。有時走過前院，望着天井裏的梧桐，便暗暗地祝禱着：『現在祇有偏西的一枝上剩下一瓣黃葉了，要是她們真不走時，黃葉啊，請永遠不要落下！』到了夜半風起的時候，我全身便戰慄起來，生怕這最後的禱祝，陷入了悲長的實境。果然，在吃臘八粥的第二天，她們竟決定北上了。

臨別的前晚，媽媽爲她的餞行，我們大家悲歡地坐着，我的媽媽最愛出我的醜，她說：

『C這孩子，真小女兒氣，他知道姆姆一去，沒人疼他了！從前天哭起，一直到現在。』

『這孩子真難爲他，我們的小琳，那裏趕到上他，不怕婦孺笑話兒，她越大越成個孩子了。昨天理行李，不見了一塊錢，就哭了一晚，不是現在眼睛還有些腫着嗎？』姆姆這樣笑着說——我真不信，她竟爲了一塊錢直哭一晚，聰明的她，做事總喜歡聲東擊西的。她哭的動聽，除了她自己之外，能體貼這意思的祇怕……我想到這裏，偷偷地望了她一眼，她知道我在睨她，越發把頭低了。臉上起了一層薄薄的微霞，最後纔望我微微一笑。我滿眼飽貯着淚珠，也報了她一笑。這大約是我淚眼模糊，覺得她的眼波中，也是噙着一泓秋水。席間雖是十分熱鬧，但是總有些『醉不成歡！』

晨光熹微中，磁木似的墮了媽媽送她們上了火車。距離車輪轉動的二分鐘前，她遞了一個紙包給我。幽幽地說：

『這本書箱子裏放不下了，送給你吧。』

回家拆開看時，是幾方小綢手巾，另外一張淡湖色的箋兒，上面寫着幾行小楷。

『……一條小手巾，殉葬了金魚兒，累你提起就要傷心，現在我補償還你——每條角上，繡了一尾小金魚，——這是你懺悔的至誠心，感動上蒼，所以得到這份厚酬。……』

她們走後，美雲也搬到東宅去了。一切長物，又漸漸地歸到了舊日的地方。寂寂的庭扉，淒淒的永晝，我真是和夢遊病者一樣。不曉得這個空空的軀殼，應該怎樣安頓？尤其是那禿頭的梧桐樹下，那加圈的白粉牆邊，不知道灑了我多少無聲的酸淚。有時也想寫封修長而誠摯的信給她，來表白我的無可奈何的熱忱；然而提起筆來，不可思議的畏葸，又把那念頭打退了。結果是依舊依着媽媽的口吻，寫上的通常的酬應話；『某嫂粧次……某某檢襪小姐均吉……小兒隨叩……』

不知不覺地幾乎又過了半年。E君忽從京裏回來，帶了一封姆姆給母親的信，說是依了她的父親的主意，把她許了B了。

m是個什麼？他是我過去的幼稚院的同學，他是現在的某某部長的世兒。也就是昔日玻璃窗外一羣嘲笑我者的中間的一個。

如今窗外的綠桐，正和往昔一樣，在透明的空氣裏靜着新放的綠傘。我心頭懷舊的嫩苗，又和牠一般地滋長着。我未嘗不知道我前途的絕望，我也未嘗不知道最後的惡耗，終要到來，但我卻祇能將她那活潑的聲音笑貌徐徐地在心頭迴索，將那幾方永遠伴着我的和魚兒的奠儀一般的小綢巾，拿來把玩。

唉！夢幻的浮生，偶然的聚首，無意的契合，月臺上的一刹那，是生離是死別！啊！啊！命運之魔的掌握中永遠匍匐哀號着的我這可憐的弱者呵！

一九二八、八、二一作於持大（民權雜誌）

與
W

易君左

多謝西風！

他把後園的桂花一齊吹放了，桐葉的飄零與黃花的憔悴，是詩人的形容詞，這裏，只有花的芬芳，水的清澄，天的莊嚴而純潔，以及一切秋蟲的歌唱。

我曾徘徊池邊：我把清波當做鏡子，嫣然一笑，照見了我的朱顏。比什麼花枝還美麗。那池心的游魚，兩兩三三，笑話低昂的過去了；戲水白的鵝，清影在波中浮耀，紅掌兒翻向青天，年輕的魚兒羞躲了；綠衣仙女的翠鳥兒，嚶然一聲，彷彿晨粧的初報；白鷺有時飛到堤邊，靜悄悄的孤幽，恰似一個披蓑衣的釣叟。

我曾小立斷橋：天末彩霞，倒影池塘之中，一片飛紅似火；我小立橋端，消磨了幾度黯澹的黃昏，勾引了新月東升，拍醒了棲鴉之翅。垂楊笑了，桂花在隔院吹香，黃橙沈重了顏色，青藤睡瘦了纖腰，天上的星星光光欲墮。

我曾慢步登樓：郭外的山光，郊外的村莊，遍野的牛羊，淺水湖中，尚有殘荷點點，不

是殘荷，彷彿是落花之片片；莫不是荷花又重開了？那裏是秋天，樹葉青青有如春之綠翠，雁兒陣陣有如夏之飛翔，古木沈沈有如冬之嚴重。蒼煙浮縹在空際，和着輕雲島島，是誰嗚氣如蘭？望不斷的天邊，也許有蝶兒成雙的飛舞，也許有鶯兒歌唱，燕子裁衣。

在這些可愛的詩境中，平鋪了一幅絕妙的圖畫：我與她，我的W，我的心，……變成了畫中的詩人，詩中的畫家，變成了東方燦爛的流霞，變成了浮海的明月，變成了美麗的山花。

記得去年今天，我匆匆的脫開故鄉，爲着世亂與年荒，小住幽燕，飽咽了淒涼之淚。乾涸的太平湖，照不見我的孤影；半倒的紅牆，頻添了我的彷徨幽弔；菊花爲我憔悴了纔開；市井的呼聲過門而顛碎，飄泊的歸來，已是初冬天氣，洞庭的壯闊自高，君山之清秀如故。過巴陵，眷懷我的心，悽愴了我的神，我蜷伏小舟中，侵曉寒霜，催起了我的詩興；兒時的回憶與少年的蹉跎，惹起了我的煩悶；參差的帆影與曉風的微弱，吹動了我的歸思。三千里外歸來，一百日光陰如彈指；啊！去年，去年，我們便把他匆匆的過去了！

記得前年冬天，我們小住長沙，這時湘水長清，麓山在望，冷清清的小鳥相傍依依，卻無人向枝頭爲我們歎息。她歸去了，孤獨的留我一人，我痛恨虛榮，我心甘埋沒，我沒頭沒

騰於教育之中，卒因寒蟬力弱聲嘶而息鳴，老馬途窮勢孤而莫識，我懷戀着故鄉，追憶我的心，切念高堂的白髮，而我遂悵悵的歸來了。小別的情懷，故園的風味，讓一個聰明孩子幽幽的去追求，他若是早知湘水無情，他失悔滴了一滴傷時之淚。然而這兩月的流光，縱神龍一般的飛騰，白雪紅爐，卻飽嘗了消寒滋味。

記得前年今天，繁華的春申，暗藏了一個蕭條的驛客。這驛客幽居在小樓，看不見黃花，尋不着西風，排不成雁字？他昏昏沈沈的腳躅通衢，電的閃惑與雷的悲哀，尸的橫流與柩的積舉，妖豔的無情與冷淡的乾笑，哀毀了他的心靈，傷徹了他的純潔。爲着文章的晶瑩，爲着同情的愛護，他不惜辛辛苦苦享受了悲哀，他不惜悽悽惶惶邀來了寂寞，等到夢與幻化做東風，他遂躍入了菱湖，吸吞了橫江的塔影。然而此景依稀，此情蕭索，曲沼菱花，長堤衰柳，是否還認得故人？抑或淡漠了同志？

休！休！過去的浮光，如魔的幽影，不必一一再追懷了。我如萍根，現在飄回了舊地，認得滿地秋水，都是我的想思；懶梳粧的未亭，睡正濃的壺天閣，明眸巧笑的湘真館，新著霓裳的浴月池，無一處不惹人憐愛，無一處不動人深惜，無一處不是花，是畫，是詩。我凝望着青蒲，青蒲點頭而含笑，他說，西風起了，小草彎了纖腰，桑葉搖頭，青蛙合掌，正在

歌頌秋天的皎潔，秋月的清圓，秋雲的舒卷。我數過了欄杆，低亞迴環，鴻捲了我的心曲，珠簾捲處，有陰兒似花，人兒如玉；玲砧聲中，有女兒嬌羞，草兒蔥綠。最醜的鳥兒新換了絨裳，喜鵲之侍者平添了制服。一切都像歡迎我們！

我們於是收拾了一間精緻的樓房，二面的明窗，滿室的塗藍，滿架的琳琅，滿壁的輝煌。斗大的房間，充滿了一切光與愛，充滿了一切花與淚，充滿了一切琴韻的悠揚與低微之聲浪。憂憤的葉兒偶然飄到我的房間，為感我撫愛而不住的涕泗潺湲；窮愁的枝兒忽然撐到我的窗前，為免人的攀折而妖妍的踟躕。高樹的棲鴉倦了，起來欠伸，看見了我的讀書，忽然正襟危坐；遠處的羊兒餓了，到處追尋，聽見了我的吟詩，不忍徘徊即去。她笑了，她說，有了我們這間書齋，豈止羊兒徘徊，鳥兒尋猜；莫不是廣寒宮，正恐那嫦娥錯認了飛來？除非是瑤池綺窗開，又不見黃竹歌聲動地哀；只這露浸蒼苔，月影花篩。風吹殿角，烟鎖樓臺；人生百年如塵埃，讓我們好安排，悠哉！游哉！

當我靜悄悄的聽她的輕音，當我默幽幽的念我的人生，我如飲甘露之芳醕，又如抱清脆之流鶯。這是我們光明之一途徑。這裏有朝露晶晶，流泉錚錚；這裏有稻花榮榮，鳥語嚶嚶；這裏有院宇沈沈，古木陰陰。然而我的心啊！我夢想赤龍之飛騰，我夢想火花之爆迸，

我夢惹江雷二月紅如錦，我夢惹長虹貫日吐氣成雲，我夢惹朱霞萬疊天爲傾，巨鯨子沈海爲盈。我爲着清幽，又捨不得熱烈；爲着偉大，又捨不得和平。什麼是人生？我謹謹的選擇一途，我欣欣的和妻終老！

我不是一個多情的人，只是一個癡情的人，也不是慈悲，只是心苦。我願荷花兒開得好好的，荷葉兒鋪得圓圓的，蝦蟆兒棲得穩穩的，藕絲兒牽得長長的，蓮蓬兒生得鼓脹脹的，我這蓮心兒苦一點並不要緊。我不求人知，有人說，蓮子心是酸的，我就毫不躊躇的答道，不錯！朋友們啊，醋也是酸的！於是朋友們歡喜了。釋迦并不同人爭，基督只有謙讓。而我只有和顏。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天的光明是日月裝成的，天的美麗是雲霞鋪成的，天的燦爛是星點綴成的；同一樣的晶圓的月光，科學家看了便指他是死球，詩人看了便猜疑有玉兔；同一樣的光芒的星，仇人見了便以爲白刃之鋒，情人見了便以爲秋波之媚；况我不幸的生在人間，嫉視與傾譏充滿了這世界，萬人歌頌毒酒的香甜，萬人唾罵梨花的潔白，——我固不求人知，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你若是一個愛花的人，你看見一株清瘦的梧桐，葉葉枝枝，被西風吹皺了少年之額，你

不是也覺得憐惜嗎？你若是一個經商的人，你沒有載貨的舟車，你肩負了重大的擔荷，你不是也覺得吃虧嗎？然而桐葉的飄零與商人的愚笨，釀成了一種隱痛的潛哀，我若是西風，至少也長歎息；我若是舟子，至少也爲他分擔；然而西風如龍，舟車絕跡，除了她，又有誰知我呢？

比之飄蓬，我比他還零落；比之邊笛，我比他還淒清。我忽而在江岸唏噓，我忽而在海邊躑躅，我忽而登高原長嘯，我忽而撫危石低吟。我如天際游絲，隨風飄漾，因遇而安，隨緣即止；所過花花草草，都覺傷心；眼前水水天天，無非是淚。明知少年人不宜如此孤岑，然而人孰無情，我原多感，我領受狂人的尊稱，我漸愧天才的憾缺，與我共鳴的惟有秋蟬，對我同情的惟有燭淚，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詩人之骨是水仙花做的，詩人之心是珍珠嵌的，詩人之魂是百合香薰的，我雖不是詩人，但天上的仙風，人間的朝露，傍晚的朱霞，浮雲的明月，有誰和我遨遊呢？黃金的尊榮與虛名的炫耀，籠引了我的悲哀，浪漫是我的良朋而赤貧是我的伴侶，我如雲端孤鶴之翱翔而拒絕了任何蛇蝎之誘惑，又如海底大魚之匍息而蔑視了一切肉餌之香甜，也曾做了幾年奴隸的功夫，而清風不曾入袖，明月徒爲傷懷，——這些，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就好比一個蜻蜓，他在池面款款的飛，他就像一個輕飄飄的遊人，浮在水面的波光，躍出波心的是魚兒，舍去魚兒的是翠鳥，投石擊翠鳥的是兒童，在這般紛紛爭逐之中，何處能容小蜻蜓的棲息？——他於是殷勤覓了一個靠近堤邊的小木椿，那裏，有綠楊的掩映，有菜的參差，與蓼花的紅豔，他就靜幽幽的帖匍在這小木椿上，不絕的遐思，他想，人世的悲哀莫過於孤獨與岑寂，然而蝴蝶姐姐有時遇着蜘蛛哥哥的無情，白兔少年有時受着蒼鷹丈人的凶暴，都不如我，都不如我穩伏在這小木椿，享受神聖之安慰！

我就是這小蜻蜓，我已得了生命的妥帖，蓼花的疎闊與白蘋的冷怨不足動我的愁思，細雨的絲絲與微風的片片不足亂我的鎮靜；我如酣臥春郊，淺草如茵而團花似繡，春林似媚而春風如醇；我如醉困冬宵，琴韻在心而錦衾在抱，紅爐在桌而白雪滿山；我如在古木之濃陰下清談，又如在池之藕花中私語，十里香風，一彎明月，玉簫聲奏，環珮叮瑤。

偏逢如許秋天，無端吹緊了西風，彎瘦了明月，養透了楓林。菊花不是多愁的，只爲雁兒歸遲，不免些兒憔悴；玉杯不是空留的，只爲酒兒香甜，不免些兒煩惱；——這不是一個珍奇的多心嗎？你若是畫裏的詩，那紅樹青山，便只合竹籬茅舍；你若是詩中之畫，那斜陽古渡，便只合小艇孤舟；——然而她又何嘗多心呢？啊！啊！無情的天使，多翼的安琪兒，

淘氣的惡當，頰吞了天上的智果，母之慈愛正如詩人，她撫憐她的小萌芽，正如吾爲兒愛惜她的歌喉，許世兒愛惜她的舞衣，仙鶴兒愛惜她的丹鳳。忽忽十年前，同一個國慶紀念日，那時的她，是如等的嫵媚天真，風光耀目，今日呢？吾人如海的遊街中，她懶懶的臥在房：不時的呻吟與無聊的起立。

豈止她，我回想起十年前，當她如同學的女部爲祝雙十節而遊街時，我曾則立在右的牌坊間，隱窺意中人的丰致：兩鵝樣兒鬢和碧波兒綠的衣，微笑的清香與薄媚的輕歌，深深留了我一個印象。這印象翻一回頭，僅僅十年，昔日的萌芽已垂了果實，松枝的蒼老含了酸辛，天上的白雲已幾回變成蒼狗，人間的雞犬已多年不見桑麻，惟有那白石牌坊，突兀如舊！

固然人生和夢一般，也有人這麼說，但夢裏都不逢人坐，叫她怎不惆悵呢？這裏若是一塊錦繡的平原，她便徜徉而睡了；這裏若是一杯美貴的芳醇，她便酩酊以醉了；然而鶴唳長空，偏聞風雨之夕，猿啼幽峽，愴懷羈旅之人：她飽受了虛驚，看穿了如戟的槍林和如雪的刃海，田園的淪落與故里的丘墟，大雨的滂沱和洪水的氾濫，在在都與她一種愛傷的刺激。她也曾在古柏陰中乘涼，體會碧宮黃瓦的靜默；她也曾登西山絕頂，指點蒼松紅葉的清幽；但一轉眼而僻壤窮鄉，再轉眼而荒烟蔓草，若不是故園有秋水池塘，楊柳斷橋，縱到春天，

鯉魚也吹皺不了桃花浪。

詩人說，地球太骯髒了，爲何不移居金星，一半兒是捨不得明月；這明月就是我們的故鄉，他的困苦與顛連不過一刻兒雲影的朦朧，辜負了天上星光的燦爛；也許明月因爲地球太骯髒，拉着金星辭去了，我們又移居那裏呢？醉人的杭州與如人的蘇州，不是變了白骨磷磷的戰場嗎？北海的殘荷與大沽的兇浪，不是充滿車馬鱗鱗的驚音嗎？算了！算了！我們與其嫌地球骯髒，不如用眼淚把他洗乾淨，如其不能，你便住在我的心裏，我便住在你的心裏！

假如蟋蟀離了石根孤鳴，假如孔雀撕毀了如屏的繡翅，假如神龍失去了蒼雲的圍巾，假如桃花抓傷了微紅的嫩臉，假如紫荊醉死而哭暈了薔薇，假如玉簪無情而生離了茉莉，假如流星相碰而地球以灰，假如大地平沈而虛空破碎，假如金星創造了聖潔的人生而忽地消亡，假如枯塞了天河而紛亂了太陽系，——這心是永遠不變的！這心是永遠不變的！

常常的記着，幽幽的默味，——自然微笑了！畫樑間有幾雙雙飛雙棲的燕子？江波中有幾個相親相近的浮鷗？像我們這樣的甜濃，把豔李也卸了華粧；害天桃多添了苦笑。小別最耐人尋思，清淡最助人佳興，漫遊最令人追憶，高臥最使人忘情。月夜的微步花陰，寒宵的圍爐煮雪，細雨的閒愁自織，斜日的紅大如瓜。似這般美景良辰，讓我們生生消受。

而我只有的慚愧，有幾度月圓使她悽清的對影？有幾回端午使他收拾了蒿蒲？爲着小聚又平分，添了她幾番惆悵？爲着西風和夜雨，增了她幾次淒涼？名湖的遨遊而辜負了洞庭的悵望；名園的留戀而觸起了故里的情思；當我於夕陽之下而散步海濱，天風徐來而烟雲暝合，江波漾翠而帆影撐光，巨鯉昂頭而沙鷗羣集，料得陌頭春色，有人獨上粧樓？

僅僅的一事稍安：夏已老了，月正圓時，恰是她的生日，我追懷悲慘的政變的當年，我平地添了一個小同歲，二十六載的光陰如織梭，娶了妹妹的哥哥如逝波，我又怎能讓他蹉跎呢？故我隨着麻姑，化作小鹿，含着靈芝；故我羨望瑤池，拜謝王母，賜我仙桃；故我嘗冒暑威，嘗歸匆促，嘗邀親友，嘗聚羹盤；故我萬事皆可以休，此日年年親到。

因而轉念我生之坎坷，究我的壽量活到百年，這四分之一的流光，早已無情的別去了！默念我這無價值的生辰，混和在這風風雨雨的時節，秋已蕭條，人更憔悴，尙堪回憶嗎？便在這剎那剎那之三年，顛弱之心已受了無窮的驚恐：彷彿前年，我正夢想我不幸的初生，她正歡待我生日的清晨，狠毒的擊門聲，驚醒了我們夢中的安寧；我們好好的一座花園，平日飛滿燕子與鶯哥，而今充塞灰色的幽魔；如此整整的昏鬧一年，園內的紫薇花已受了慘酷的極刑，柏枝恰如一個剃光了頭待罪的囚犯，涼亭與家廟相對的破產的悲哀，斫柱拴馬，削壁

當新，尙有那凄凄處死的壺天閣。

不必提了！也許這一次的闖入，是我後半世不幸的官途。但我非凡的把他放棄了。覺得今年，天愛我，教我留神今日的機會，預防他日的惆悵。天不惜犧牲東南半壁六十年的和平，消毀了無數寶貴的代價，萬人如海的咀咒中，而我得遠隔海濱，靜處鄉園，獨想溫柔之洗禮。這是一個希奇的際遇，難得的境界；這是天憐她孤獨的淒涼，天憐我哀岑的飄泊；這是明月第一次的大團圓，秋蟬第一次的大歌奏，林花第一次的大蹈舞！

珍重時光！珍重時光！昨夜的狂風，曾和秋容幾度商量？他說，秋容啊，你不要憂傷！你不是怕落葉飛而菊花殘嗎？這菊花已過了重陽，這落葉已入了洞房，楓林剛紅而斜陽半瘦，桑枝猶翠而清波未乾；你讓我吹吹吧！我爲你把滿天的雲霧吹開，我爲你把滿樹的烏鴉吹白，我爲你把滿袖的花香吹入，我爲你把滿地的孩子吹乖，所以你不用憂傷，你只含笑地睡在牀頭，默數時光一步一步踱過去的印象。

秋容笑了，含着優美的畫意，這時年輕的人們正睡在牀頭，我們望着時光一步一步的過去，於是我們也睡了；溫軟如綿的錦衾中，魂與魂相合，心與心相扣，這時一切皆神祕而靜寂，只餘呼吸之幽幽；這時一切皆聖化，靈化；這時杜鵑拭乾了啼痕，夜鶯睜開了睡眠，秋

盡停止了歌唱。

發起推窗，初不料昨夜的风風雨雨，如此悽涼！灑灑已折了腰支，嫩黃也忽收了笑臉，冷清清一池秋水，蕭瑟幾欄白鷗，繞過重陽，便到別處時節，初冬的風寒，第一次親嘗，杯酒的雅緻有無窮的樂趣，她親手調和了如蓮的芳蕊，特製了神品的鮮菊，紅泥小火與淡碧清茶，在在皆可助人詩興；一個人若是太溫柔的，他便如此的醉了，睡了，碎了！他知道道人生潔白如梨花，和軟似山羊，豐美類蘋果；他知道朱顏是爲情人而醉的，柔肢是爲情人而睡的，他的心是爲情人而碎的！

然而世間最可尊敬的人，便是亦英雄，亦兒女！他固然有時悲壯若長風之鳴號，他也有時也清脆若小鳥之歌唱；他固然有時奔騰若江湖之激盪，他也有時也輕皺若春水之微波；我呢？我的心充滿了癡，充滿了愛，我如一個采光煥發的晨曦，照遍天下不光明的種子；又如一輪晶瑩皎潔的圓月，相親世上不得意的詩人；所以楓林若不是多心的，他便嫣紅得像江南二月之花；所以輕塵若不是無情的，他便繁華得像揚州十里之夢！

這些，都值不得提起，目前的欣榮與煩惱的過去，都已深深的領受了！惟有惆悵的將來，一層一層，像剝芭蕉一般，剝到蕉心，忽地不剝了，動了遐思，才憶起以下幾種情境：

有些時候，集會了親朋，爭談暢論之中，我不地瞥她一眼，而我便立時如醉一般。假使這一眼沒瞧見她，我便悵惶以泣了；又有些時候，我咬齒痛我的浮躁粗狂，我立志小小心的帖服，然而環境迫我牢騷，我明知無聊而我偏自煩惱，假如沒有她的殷勤，我便氣悶以死了；又有些時候，她爲着愛女之心，受盡了我的冷峭，我終於使明月掛着紫蘿，小鳥的哀鳴是老鳥聽不慣的，而她終於每伏在我懷裏了：——這些，讓我日後好好的追憶。

記取明年。當秋風起時，我的心啊，你靜幽幽的走到我們創辦的圖書館，你拾起階前落下的桐葉，其中有一片新憔悴的，那便是你的君左了！你把他帶歸，殷殷的放在你的枕邊，你夜夜的禱祝：祈求海上的清風與明月，祈求君左的平安與健康，祈求海鷗的豪放與飛魚的歡欣，祈求一切歌神的與頌唱；這葉兒啊，他便淒涼涼的伴你，陪你；當輕寒之夕，他便是你的溫衾；當炎夏暑之天，他便是你的涼扇；你煩悶時，你把他輕輕的偎到你的臉邊，腮邊，頰邊，便自然而然有一線溫香沁入你的心脾，縈迴你的腦脊，嵌合你的魂靈，忘了你一切，正如我們相親近的時候。

就好比你做了一場大夢，把三年縮作三宵：第一宵，你夢見君左在汪洋大海中嘯傲，海鷗邀着飛魚翱翔跳舞的歡迎，紅海的波瀾熱烈得如血，而你在莽蒼蒼的空中歌讚；第二宵，

你夢見你的君左在大學研究室中孜孜的勤勞，不時支頤長歎，似觸動他的情思，而你便化作一杯甘醴，浮着紫葡萄與嫩蓮子，使君左於萬無聊奈之中，得一絲絲的安慰；第三宵，你夢見你的最親愛的君左，畢了他的功程，開始他的創造，於萬頭攢動中望見你的情人，你便殷殷的笑着，雪片般的手巾花枝般招展，珍珠般的郎君水晶般玲瓏，你便與他歡歡欣欣的過了一世，再世！萬世！

然而桐葉快飄零了；黃花真不忍開，非關病酒，也不是爲憔悴；詩人捧着一顆芬芳悱惻之心，眼見這兩般情況，狠傷心的吩咐西風：快把桂花吹開，快把水吹清澄，快把天吹莊嚴純潔，快把秋蟲吹起歌唱，快把煩惱的過去與疎闊的將來吹得乾乾淨淨；詩人說，最珍重的是現在！最珍重的是現在！於是西風含默了，滿園只覺着芳菲，櫻桃破口而輕笑。

眠 月

俞平伯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 楔子

萬有的緣法都是偶然湊泊的罷。這是一種頂躲懶頂賴皮的說法，至少於我有點對胃口。迴首舊塵，每疑詫於牠們的無端，究竟當年是怎麼一回事，固然一點都說不出，只惘惘然獨自凝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麼來，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罷。

即如今日，住在這荒僻城牆邊的胡同裏，三四間方正的矮屋，一大塊方正的院落。寒來暑往，也無非冰箱撤去換上泥爐子，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來，……凡此之流不合胡是我的遭遇。若說有感，復何所感！若說無所感，豈不嗚呼哀哉耶！好在區區文才的消長，不關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無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頗有點兒 *Sentimental*。傷春歎夏，當時幾乎當作家常便飯般咬嚼。不怕「寒塵」，試從頭講起。

愛月眼還是老牌的雅人高致。假月呢，以名色看總不失爲雅事，而事實上也有未然的。在此先就長道行的說，卽胡張俗所謂「杭州人遊月如仇。」也是我所說的。「到月光偏浸長廊，我們在牀上了，到月光斜切紙窗，我們早睡着了。」再素樸點，月亮起來，納頭暈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來。凡這般遊月的人是有福的，他們永遠不用安眠藥水的。我有時也這麼睡，實在其味無窮，名言不得。（讀者們切不可從字夾縫裏看文章，致陷於不素樸之咎。）你們想，這真俗得多們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豈不很好。管牠月兒是圓的是缺的，管牠有沒有蟾蜍和玉兔，有沒有嬌滴滴梅蘭芳式的嫦娥呢。記得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媽詫異着道：「今兒晚上，月亮怎麼啦！」（怎字重讀）懂得看看這並不會怎麼的月亮就

二 正傳

湖樓幾個月的閒居，真真是閒居而已，絕非有意於混充隱逸。惟湖山的姝麗朝夕招邀，使我們有時顛倒得不能自休。其時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謀面，亦不知其家世，只從他時時郵寄來的悽麗的詩句中，發見他的性情和神態。

老桂兩株高與水泥闌干齊。凭闌可近察湖的銀容，遠挹山的黛色。樓南向微西，不遮月

色。故其升沈了無礙。有時被輕雲護着，廊上淺映出乳白的暈華；有時碧天無際，則露浸着冰瑩的清光。我們臥室在樓廊內，短夢初歇，每從窗櫺窺見日色的多少，便起來看看。蕭蕭的夜風打着惺忪的臉，感到輕微的瑟縮。靜夜與明湖悄然並臥於圓月下，我們亦無語倦而倚着，終久支不住錫軟的眼，撇了牠們重尋好夢去。

其時當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來附有詩詞，而漁歌子尤絕勝，并有小語云：『足下與阿環亦有此趣事否？』所謂『愛月近來心卻懶，中宵起坐又思眠，』我們倆每吟諷低徊不能自已。采君真真是個南國『佳人』！今則故『黃土矣！』而我們的前塵前夢亦正在北地的風沙中飄蕩着沈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淺淺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異一鍋溫湯。白天熱固無對，而日落之後湖水放散其潛熱，夾着涼風而搖曳，我們臉上便有乍寒乍熱的異感。如此直至於子夜，涼風始多，然而東方快發白了，有酷暑的口頭等着來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涼的境界，若說嚴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適得其反。且不論湖也罷，山也罷，最惹厭而揮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風，廿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說另一種的眠月，聽來怪甜蜜，鈎人好夢似的，卻不要真去做夢，當心蚊子！（我知道采

（君也有同感的。）

月影漸近窗扉，夜靜而熱終不減，着枕汗便奔湧，覺得夜熱殆甚於日，我們睡在月亮底下，我們浸在月亮中間去。然而還是睡不着，非有什麼「不雅之問」也，（用臺灣的典故，見語絲一四八）尤非怕殺風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們的小朋友們也要玩月哩。燭下明晃晃燒着巨如兒指的蚊香，而他們的興味依然健朗，我們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暫時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費一錢的明月清風。

碧天銀月亙古如斯。陶潛李白所曾見，想起來未必和咱們的很不同。未來的陶潛李白們如有所見，也未必會是紅馬瑙的玉皇御臉，泥金的兔兒爺面孔罷。可見「月亮怎麼啦」這實具顛撲不破的勝義，豈得以老媽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這一端論，千萬年之久，千萬人之衆，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卻千變萬化，永遠說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見，你所見他所見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此一剎那間所見的月論，亦緣心象境界的細微差別而變。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朧地看，朦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決非故意弄筆頭。名理上的推論，趣味上的體會儘可取來互

證。這些差別，於日常生活間固然難於注意，然在趣味假使過之，牠們的一變即必站在這渺若毫芒，分析無益的差別相上，則斷斷無疑，有福氣的人，囫圇吞下棗子去，不妨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學術皆自擾而已，又豈有他哉。

情趣的差別到細入毫芒，事實上本不能描摹，何況借重我的禿筆。我只得夾敘夾議述說自己所感。大凡美景良辰與賞心樂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簡言之心境接觸的一種，粗細分別不外兩層：起初陌生，陌生則驚喜顛倒；繼而熟脫，熟脫則從容自然。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鴿子籠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曠野或蕭閒的庭院中，乍見到眼生輝的一泓滿月。其時我們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詠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過火的胡鬧，他的心境內外迥別，驀地相逢，儼如拘孿之書生與媚蕩的名姝接手，心為境撼失其平衡，遂沒落於顛倒失據，愴怳無措的狀態中。洛神賦上說：『予情悅其淑美兮，心震蕩而不怡。』夫怡者悅也，上曰悅，下曰不怡，故曹子建畢竟還是曹子建。

名姝也罷，美景也罷，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態呢！這是解答為難的，似有一種極平淡，極自然的境界。儘許有人說這是熱情的衰落，退潮的伏態，說固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駁牠。若以我的意想感覺，惟平淡自然，纔有真切的體玩，自信也確非杜撰流言。不跑野馬，

在月言月。身處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之內，皆爲月華所籠絡包裹，雖皎潔而不覺皎潔，雖光輝而無有光輝。不必我時時賞玩牠，而我的眼裏夢裏醉時醒時，似牠無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沒着在，故即使閉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氣實滲過，幾乎洞澈我意識的表裏。牠時時和我交融，牠處處和我同在。這境界若用哲學上的語調說，是心境的复合，或曰俱化。——說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潛的詩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何謂忘言的真意，原是悶葫蘆。無論是什麼，總比我信口開合強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得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見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這多乾脆。像我這麼一忽兒起來看月，一忽兒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這都是傻子酸丁的行徑。可惜采君於來京的途中道死於吳淞江上，我還和誰講去！

我今日雖勉強追記出這段生涯，他已不及見了。他呢，卻還留給我們零殘的佳句，每當低吟默玩時，疑故人未遠尙客天涯，使我們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們以骯髒的心枯乾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幾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們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謝。

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但我終於把牠寄出去了！這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伯豪之死

子愷

伯豪是我十六歲時在杭州師範學校的同班友。他與我同年被取入這師範學校。這一年取入的預科新生共八十餘人，分爲甲乙兩班。不知因了甚麼妙緣，我與他被同編在甲班。那學校全體學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監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編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預科至四年級的各班學生都含有。這是根據了聯絡感情，切磋學問等教育方針而施行的辦法。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於一個被指定的坐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隻抽斗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與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幾個新學生，又向伴侶中講幾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面有一個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儁，他是餘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容二十四人，寢室每間只容十八人，而人的發聲的頻率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干與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與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於眠床的關係，差不多只限於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鐘開了總門，十點鐘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攢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鐘寢室總長就敲着警笛，往來於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只有半隻書桌（自修室裏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隻板椅子的坐位。所以我們對於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只有幾分鐘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攢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幾個朋友來坐在床緣上談笑一回，甯可暗中就寢。我與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面的長廊中，靠在牆緣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後，周圍的沈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一衆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然只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與卓絕不凡的志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

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志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僕，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機器。我的攀交伯豪，並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爲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爲了最初相識的原故，決不是有所許於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二隻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和這隻師範學校。』他問我：『爲甚麼考了二隻？』我率然地說道：『因爲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學校裏是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種大學校裏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麼你爲甚麼終於進了這裏？』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範好，所以我就進了這裏。』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後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氣，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麼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於師範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甚麼自己的宗旨，誠意，志向。他的話刺

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等，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學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於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羣鷄或鴨。朝晨放出場，夜裏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鐘，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於寢室的啓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可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發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只當作笑話，就是公布於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甚麼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只是僂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爲甚麼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着！』他說：『那有此理！這裏又不真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於膽怯而只管服從，凡事只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備」，下面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備爲甚麼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氣沖沖地說：「他又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體四十餘人肅靜地端坐着，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氣，反綁了手，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幾對眼睛一時射集於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氣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甚麼法寶。

下課以後，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着好奇的又憐憫的眼光，問他「爲甚麼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爲甚麼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並不生病，那裏可以說誑？」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後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着我們的級長，在聽他說甚麼話。我走近人叢旁邊，聽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幾個聽者伸一伸舌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甚麼作用，不圈餅有甚麼作用，但看了這輿論

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爲伯豪耽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牕緣上說話了。我爲他耽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爲甚麼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圓餅。說不定要留級，圖除，這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說，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還是怕點名冊上的圓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趕這種事。由他甚麼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爲我！』……』

楊家樵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於全校，大家認爲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耽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甚麼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遊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衆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叔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峯塔後

爾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雲，一面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牠。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歡喜讚嘆！他對我說：『這裏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爲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創見，但對於他這種獨特，新穎，而卓拔不羣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鑑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運命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裏有百餘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脊背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爲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蹠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兇。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兇得很。他見我的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

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指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甚麼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圍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爲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着這兵的氣。他的不上體操課也有一段佳話：

伯豪在第一次上體操課的點名的時候就和這體操先生發生衝突。那體操先生大概是投筆從軍太早了一些，點名冊上的姓名不大認識得完全；點名之前又似乎不曾預備，或曾經預備而太疏忽了，以致把伯豪的名字的「焦」字認作「攜」字，侃侃地叫出「楊家攜君。」（這體操先生，我始終認爲他是客氣的，點名時總帶一個君字，雖然厲聲叱責的時候，也不省却這君字。）伯豪不應。先生問：「楊家攜君不到？」級長說：「到的。」「爲甚麼不應？」這時候我

又在替伯豪着急，我料想他的回答一定是「你沒有叫我的姓名」或「我不叫楊家」，這在大眾眼前拆先生的台。幸而不然，伯豪笑而不答。先生對他一看，左顧右盼，劃了一條，也不追究了。同學中有幾個在竊笑，但沒有一個人插話，似乎大家在替先生耽心。那時候學校中還保留着些科舉的遺風，文字的權威很高大，所謂「白字先生」，讀白字似乎是一件十分不名譽的事，所以大家不敢揭穿這事。但先生終於不能發見「攔字」與「攔字」的區別，只管叫他「楊家攔君」。伯豪難得也應了；但不應的時候多。他始終拿這一點來和先生開玩笑。先生因此十分注意他，對他的督察也特別嚴。有一天上體操課，先生叱了伯豪兩次。到第三次，先生變叱爲冷語：「楊家攔君你走出去罷。」伯豪從容地走出隊伍，悠然而去。先生用憤怒的眼送他，許多同學用驚奇的眼送他。看他的背影在門中消失了。

伯豪從此不上體操課了。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多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備神經病了」，「牕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着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

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裏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聲譽，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彷彿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餘姚的小學校裏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甚麼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爲了家庭的擔負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轉輾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

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嘆他的志操的彌堅與風骨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着！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着頭微笑，後看他嘆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慢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讚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只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脚下的小路上。彷彿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子愷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范育初白。』後面又有小字附註：『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哉！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信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他的在世的境遇，又慶幸的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澤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爲他在餘姚教育會開追悼會。繼求我的弔唁。澤民從上海回餘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准擬託他帶一點輓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爲韻文或對句，而作爲伯豪的弔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弔；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世間不復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綠緣堂（小說月報）

阿河

朱自清

我這一回寒假，因為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裏，越顯得清清明朗的。水面常如鏡子一般。風起時，微有皺痕；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過一會子就好了。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緩緩地不聲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門前有一條小石橋，橋那邊盡是田畝。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着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別墅外面繚繞着短短的竹籬，籬外是小小的路。裏邊一座向南的樓，背後便倚着山。西邊是三間平屋，我便住在這裏。院子裏有兩塊草地，上面隨便放着兩三塊石頭。另外的隙地上，或羅列着盆栽，或種蒔着花草。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裏去了。

我的親戚章君只有夫婦二人和一個女兒。她在外邊念書，這時也剛回到家裏。她邀來三位同學，同到她家過這個寒假；兩位是親戚，一位是朋友。她們住着樓上的兩間屋子。章君夫婦也住在樓上。樓下正中是客廳，常是閒着，西間是喫飯的地方；東間便是章君的書房。

我們談天，喝茶，看報，都在這裏。我喫了飯，便是一個人，也要到這裏來閒坐一回。我來的第二天，韋小姐告訴我，她母親要給她訂一個好女婿，於是阿齊說有一部表妹，母親叫他明天就學來做做看呢。她似乎很喜歡的樣子，我就是不管去迫齊呢。

平屋與樓屋之間，是一個小小的廚房。我住的東頭的房子，從窗子裏可以看見廚房裏人的來往。這一天午飯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見一個陌生的女人，拿了提籃把白蠟燭，正望廚房裏走；韋家的李媽在她前面領着，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樣。身上穿着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黑裏已透出黃色；棉襖長與膝齊，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腳倒是雙天足，穿着尖頭的黑布鞋，後跟還帶着兩片圓色的「葉拔兒」。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書。晚飯後，韋小姐告訴我，女用人來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說，「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還能做麼？」她說，「別看她土，很聰明呢。」我說，「哦。」便接着看手中的報了。

以後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見阿河挈着水壺來往；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韋小姐忽然和我說，你別看阿河土，她的志氣很好，她是個可憐的人。我和娘說，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吧。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給了她

正好。娘先不肯，說她來了沒有幾天，後來肯了。今天拿出來讓她穿，正合式呢。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她真聰明，一學就會了。我說拿到工錢，也要打一雙穿呢。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

「她這樣愛好！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好！你們儘教她講究，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舊新年是過去了。因為江浙的兵事，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裏多住些日子。這時阿河如換了一個人。她穿着寶藍色挑着小花兒的布棉襖褲；脚下是嫩藍色毛繩鞋，鞋口還綴着兩個半藍半白的小絨球兒。我想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古語說得好，「人要衣裳馬要鞍」。阿河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憐了。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額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貼。一張小小的圓臉，如正開的桃李花；臉上並沒有笑，却隱隱地含着春日的光輝，像花房裏充了蜜一般。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跡；我現在是常站在窗簾看她了。我覺得在深山裏發見了一粒貓兒眼；這樣精純的貓兒眼，是我生平所僅見！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極願和她說一句話——極平淡的話，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這樣鬱鬱了一禮拜。

這是最富節的前一晚上。我裹了飯，在屋裏坐了一會，覺得有些無聊，便信步走到那書房裏。拿起報來，想再細看一回。忽然覺得劍一響，阿河進來了。她手中拿着一個藍色鉛筆，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靜靜地微笑着說：「白先生，你知道鉛筆鏢在那裏？」一面將拿着的鉛筆給我看。我不自覺地立起來，忙忙地應道：「在這裏！」我用手指着南邊柱子。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我領她走近了柱子。這時我像因這似地躊躇了一下，便說：「我……我……」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我放進鑊子裏鏢給她看。鏢了兩下，便想交給她；但終於鏢完了一枝。交還了她。她接了筆踏着一看，仍仰着臉向我。我窘極了。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到底硬着頭皮搭訕着說：「就這樣鏢好了。」我趕緊向門外一瞥，就走向原處看報去。但我的頭剛低下，我的眼已擡起來了。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你會麼？」她不會掉過頭來，只「嚶」了一聲，也不說話。我看了她背影一會。覺得應該低下頭了。等我再擡起頭來時，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我想再問她一句話。但終於不曾出口。我撇下了報，站起來走了一會，便回到自己屋裏。我一直想着些什麼，但什麼也沒有想出來。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房裏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

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著一盞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喫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裏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搯出水來；我的日記裏說，「我很想去搯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灑灑的春水上打着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裏。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房裏充滿了的蜜，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她的髮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不會聞着一些兒香。唉！從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了。

午飯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只有我，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裏。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我說，

「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

「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聰明，就問她爲甚麼不念書？他被我們一問，就傷心起來了。……」

「是的，」韋小姐笑着搶了說，「後來還哭了呢，還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淚呢。」

那邊黃小姐可急了，走過來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攔住道，「人家說正經話，你們儘鬧着頑兒！讓我說完了呀。」——

「我代你說破，」韋小姐仍搶着說，「——她說她只有一個爹，沒有娘。嫁了一個男人，倒有三十多歲，土頭土腦的，臉上滿是疤！他是李媽的鄰舍，我還看見過呢。……」

「好了，底下我說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儘愛賭錢；她一氣，就住到娘家來，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幾歲？」我問。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幾個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說。

「不，十八，我知道，」韋小姐改正道。

「哦。你們可曾勸她離婚？」

「怎麼不勸？」韋小姐應道，「她說十八回去喫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說呢。」

「你們教她的好事，該當何罪！」我笑了。

她們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裏看書，聽見外面有嚷嚷的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我立刻走出來看；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了，卻給阿齊攔住。他們只是央告，阿齊只是不肯。這時章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們道，

「你們回去吧。人在我這裏，不要緊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俄延了一會，只好走了。我問章君什麼事？他說，

「阿河囉！還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喫了飯，我趕緊問章小姐，她說，

「她是告訴娘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裏問章太太；她正看着李媽收拾碗碟呢。她見我問，便笑着說，

「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牠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着。那知她到了這裏，便叫阿齊攔着那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唉，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娘家，是什麼道理？家裏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章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那裏知道！」章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裏掣水了。章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喫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個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却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章君夫婦和章小姐告別而行，章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往，我只得含糊答應着。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儘和我開頑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會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卻

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我背地裏問她，她說，

「奇得狠！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

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他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

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知道。她是個古板的

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船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

「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

「今天見着阿河了。娘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中 學 文 學 讀 本

夢 想 的

當生命力奔逸的時候，有時跳出了道德的圈外，便和理智的命令也違反。有時也許會不顧利害的關係，而踴躍於生命的奔騰中。在這裏，真的活著的人味纔出現。

——廚川白村，觀照享樂的生活

叩 門

M
D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灑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幃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晔然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人，卻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般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里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

垂了頭，慢慢地換到牆前的地板下，把嘴已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塊。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形的東西，醜人作聲似的驚醒了人，卻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小獸月誌〕

生

落葉生

我底生活好像一棵龍舌蘭，一葉一葉，慢慢增長起來。某一片葉在一個時期曾被那美麗的昆蟲做過巢穴，某一片葉曾被小鳥們歇在上頭歌唱過。現在那些葉子都落掉了！只有樹枒的痕迹留在幹上。人也忘了某葉某葉曾經顯過底樣子；那些葉子曾經歷過底事迹惟有龍舌蘭自己可以記憶得來，可是他不能說給別人知道。

我底生活好像我手裏這管管子。他在竹林裏長着底時候，許多好鳥歌唱給他聽；許多猛獸長嘯給他聽；甚至天中底風雨雷電都不時教給他發音底方法。

他長大了，一切教師底都納入他底記憶裏。然而他身中仍是空空洞洞，沒有什麼。做樂器者把他截下來，開幾個氣孔，攔在唇邊一吹，他從前學底都吐露出來了。

(泰山雷雨)

暗 途

落 華 生

「我底朋友，且等一等，待我爲你點着燈，才走。」

吾威聽見他底朋友這樣說，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我爲女人麼？女人在夜間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張羅，我空手回去罷，省得以後還要給你送燈回來。」

吾威底村莊和均哥所住底地方隔着幾重山，路途崎嶇得很厲害。若是夜間要走那條路，無論是誰，都得帶燈，所以均哥一定不讓他暗中摸索回去。

均哥說：「你還是帶燈好。這樣底天氣，又沒有一點月影，在山中，難保沒有危險。」

吾威說：「若想起危險，我就回去不成了。……」

「那麼，你今晚就住在我這裏，如何？」

「不，我總得回去，因爲我底父親和妻子都在那邊等着我呢。」

「你這個人，太過執拗了。沒有燈，怎麼去呢？」均哥一面說，一面把點着底燈切切地遞給他；他仍是堅辭不受。

他說：「若是你定要叫我帶着燈走，那對我更不敢走。」

「怎麼呢？」

「滿山都沒有光，若是我提着燈走，也不過是照得三兩步遠；且要累得滿山底昆蟲都不安。若湊巧遇見長蛇也衝着火光走來，可又怎辦呢？再說，這一點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底地方越顯得危險，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燈一熄滅，那就更不好辦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時雖覺得有些妨礙，不多一會，什麼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別一點。」

他說完，就出門。均哥還把燈提在手裏，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條小路穿進去，才搖搖頭說，「天下竟有這樣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邊雖常聽見飛蟲、野獸底聲音，然而他一點害怕也沒有。在蔓草中，時常飛些螢火出來，光雖不大，可也夠了。他自己說：「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爲我點底燈。」

那晚上他沒有跌倒；也沒有遇見毒蟲野獸；安然地到他家裏。

尋路的人

周作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掙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敞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着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景色，聽人家的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

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逃過，此外的人都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家了。——你也已經封閉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為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張其成）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燈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脾，且覺得燈量得昏暗。燈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攔在膝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蕩，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墮地的一初學「記」，眼前還騰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

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野草)

不知在什麼時候，金紅色的太陽光已經鋪滿了北面的一帶山峯。但我的窗前依然灑着綿綿的細雨。

早先已經聽人說過這裏的天氣不很好。敢就是指這樣的一邊灑着陽光，一邊卻落着泥人的細雨？光景是少像故鄉的黃梅時節呀！出太陽，又下雨。

但前晚是有過濃霜的了。氣溫是華氏表四十度。

無論如何，太陽光是歡迎的。我坐在南窗下看 *Hamlet* 的劇本。看這本書，已經是第三次了；可是對於那個象徵了顧問和援助者，並且另有五個人物代表他的多方面的人格的劇中主人公 *Paraclete*，我還是不知應該憎呢或是愛？

這不是也很像今天這出太陽又下雨的天氣麼？

我放下書，凝眸遙矚東西的披着斜陽的金衣的山峯，我的思想跑得遠遠的。我覺得這山頂的幾簇白房屋就彷彿是中古時代的堡壘；那裏面的主人應該是全身裹着鐵片的騎士和輕盈

虹

M
D

劍娜的羊人。

歐洲的騎士樣的武士，豈不是曾在這裏橫行過一世？百餘年前，這羣山環抱的故鄉，豈不是一方會有些揮着十八貫的鐵棒劍的壯士？豈不是徐風流沙的偉地？豈不似由教士着這個近代化的歐文的都市？

低下頭去，我浸入於纏綿的沉思中了。

當我再抬頭時，嗚！分明的一道彩虹劃破了蔚藍的晴空。什麼時候牠出來，我不知道；但現在牠像一座長橋，宛宛地從東面山頂的白房屋後面，跨到北面的一個峻高的青翠的山峯。呵，你虹！古代希臘人說你是渡了麥丘立到冥國內索爾泰之女神，你是美麗的希望的象徵！

但虹一樣的希望也太使人傷心。

於是我又恍惚看見穿了鎖子鎧，戴着鐵面具的騎士游現在這半空的彩橋上。他是要找他曾經發過誓矢忠不二的「貴夫人」呢？還是要掃除人間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鷹騎士」？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書桌上的電燈突然放光，我從幻想中抽身。

像中世紀騎士那樣站在虹的橋上，高揚着什麼怪好聽的旗號；而實在只是出風頭，或竟
是待價而沽，這樣的新式的騎士，在「新黑暗時代」的今日，大概是不會少有的吧？

（小說月報）

紅 葉

M
D

朋友們說起看紅葉，都很高興。

紅葉只是紅了的楓葉，原來極平凡，但此間人當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紅葉竟成爲時髦的勝事。如果說春季是櫻花的，那麼，秋季便該是紅葉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熱鬧的馬路上走，也隨處可以見到這「幸運兒」的紅葉：十月中，咖啡館裏早已裝飾着人工的楓樹，女侍者的粉頰正和蠟紙的透明的假紅葉掩映成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櫺中也總有一枝兩枝的人造紅葉橫臥在鵝黃色或是翠綠色的糕餅上；那邊如果有一家「秋季大賣出」的商舖，那麼，耀眼的紅光更會使你的眼睛發花。「幸運兒」的紅葉呵，你簡直是秋季的時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們十分高興地到郊外的一處名勝去看紅葉。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陡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一棵楓樹，卻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蓆棚分釐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

兩個喝得滿臉通紅的遊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娑跳舞，另一個吹口琴，嗚嗚地連着聽去是「悲哀」的調子。忽而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是這樣的響，在我們這邊也覺得震耳。

蘆蓆棚邊有人擺着小攤子賣白泥燒的小圓片。形狀很像二寸徑的碟子；遊客們買來用力擲向天空。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到不能再高時，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來，（這是因為受了風），有時成爲波紋，成爲弧形，似乎還是簌簌地顫動着，約摸有半分鐘，然後失落在谷內的豐草中。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早就下着的雨，現在是漸漸大了。遊客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山頂的廣場（那就是遊覽的中心）便顯得很寂靜，蘆棚下的「雅座」裏只有猩紅的氈子很整齊地躺着，時間大概是午後三時左右。

我們下山時雨已經很大；路旁成堆的落葉此時經了雨濯，便洗出絳紅的顏色來，似乎要

與那些尚留在枝頭的同伴們比一比誰是更「赤」。

「到山頂吃飯喝酒，擲白泥的小圓片，然後回去：這便叫做看紅葉，誰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見人造紅葉的盛況的，總不會料到看紅葉原來只是如此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幾片紅葉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

唁辭

周作人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齊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症（？）往協和醫院乞治。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院。於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却還不能了解失却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為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後為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於死者而在于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著，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之下，「死之讚美者」(Paisithanatos)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麼「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

樂，在生人總是悲痛。我們哀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生今昔存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

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裏記他的女兒聰女之死，有這幾句：

「……逝遂于六月二十一日與葬華同謝此世。母親抱著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怪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遠觀，終于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詩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這樣。」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在青島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齊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友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牠加害于生人者却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牠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輒無意地投影于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楊貴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為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我們知道這是迷信，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于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夠相信，百歲之後，或者在夢中夜裏，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于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却已不見了。自後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罷。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

冰 心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岐，這幾十天來溜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淺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為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床上——我不是為女王加冕，竟是為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未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

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被棄。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刹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量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五，九，一九二四，沙穰療養院。（寄小讀者）

甲子年終之夜

羅揚芷

前七八天不知何許的一個處女死在湘水下游三十里的地方。她的死體是被一個往來江上的漁人偶然一網撈出了水面拋棄在岸旁污泥中的。聽說那江村邊的幾個舟子將她裝在一口薄的棺內就在附近的荒野，爲她草草築了一個小小的墳墓。聽說她的棉衣，綢裙和襪履，不知被什麼人剝了去，只留下一層褻服裹住這昔日曾是處女的尊嚴的身體而今只是浮腫並且塗滿了濁泥的青黑色的死尸。

我耳邊聽到的彷彿是她的淒然的悲歎，眼前却又瞧見一個行路蹣跚的少婦，在昏漠的夜雨中，脅間挾着一包衣物之類的東西，正在前頭緩緩走到一處兩旁是爛泥土堆而中間却是行人和車輛往來匆匆的街中。三輛人力車一線兒直衝將來把她逼得躲到側邊深沒踝骨的泥濘中搖搖地站立不穩；頭一個衝來的車夫曾在剛才剎那間喝她讓路的，此時一面拉着車兒跑過去，一面扭轉那野獸般的面目，也斜着一隻眼睛，用污穢的話去侮辱她，而她只勉強地回轉頭來低聲說：

「你們這些人啊！」

我料不到那個死的處女，和這個生的少婦，却在今夜風雨敲窗而又是萬家舉杯相祝的時候，做了我的兩個不相識的朋友。

歡生之可悲麼？而她死了，惡死之爲卑怯麼？而她饒恕了人間了！
獨這徬徨歧路之人呵而將焉歸！

（牽牛花）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歷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却，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為「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却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

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以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於是想到了古人惋惜最深即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備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都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知道有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曾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為夏連續在春的後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

，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紅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在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却，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効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甯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

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憤說生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為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為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秋！我的主！你降臨了。我是你的新受洗禮的信徒。我要辦些清酒香花，為你洗塵。我

們的酒是「一樽聊爲晚涼開」，我們的花是「霜葉紅於二月花」。我們的心境何等安定調和而互相融合。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窗外黑雲瀰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曾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一九二九年秋（小說月報）

藤 藤

落華生

我常得着男子送給我底東西，總沒有當他們做寶貝看。我底朋友師松却不如此，因為她從不曾受過男子底贈與。

自鳴鐘敲過四下以後，山上禮拜寺底聚會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底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般，那邊有一個男學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裏拿着一枝藤藤，且行且嗅。藤藤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過是一種無聊舉動便了。

「松姑娘，這枝藤藤送給你。」他在我們後面嚷着。松姑娘回頭看見他滿臉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點點頭，隨即從西邊底山徑轉回家去。

「他給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想他有什麼意思，他就有什麼意思。」我這樣回答她。走不多遠，我們也分途各自

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蘇蘼。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她撒手一樣。她要放下時，每覺得花兒對她說，「爲什麼離棄我？我不是從宗之手裏遞給你，交你照管底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齒、手、足、動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底花枝顯現出來！她心裏說，「你這美男子，爲甚緣故送給我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底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爲他顧念他使女底卑微，從今而後，萬代要稱我爲有福。」

這是她愛蘇蘼花，還是宗之愛他呢？我也說不清，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在坐在榕根談話底時候，他家底人跑來對他說，「松姑娘喫了一朵什麼花，說是你給她底，現在病了。她家底人要找你去問話咧。」

他嚇了一跳，也摸不着頭腦，只說，「我那時節給她東西吃？這真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才提醒他說，「你前個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朵蘇蘼嗎？」

「對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朵蘇蘼！可是我那裏教她吃了呢？」

「爲什麼你單給她，不給別人？」我這樣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手摘下，隨手送給別人就是了。我不素送了許多東西給人，也沒有什麼事；怎麼一朵小小的蘇蘇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還坐在那里沈吟，我便促他說，「你還能在這裏坐着麼？不管她是誤會，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麼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罷。蚌蛤何嘗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過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他底殼裏，他就不得不用盡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來罷了。你雖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裏，管保她不因花而愛起你來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當做你所賜給愛底標識，就納入她底懷中，用心裏無限的情思把他圍繞得非常嚴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底沙無意中掉在她愛底貝殼裏，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罷。」

宗之這才站起來，縐一縐他那副冷靜的臉龐，跟着來人從林菁底深處走出去了。

中 學 文 學 讀 本

諷

刺

的

隱約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
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魯迅，彷徨

說胡鬚

魯迅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硬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慳慳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

一件長袍，而鬚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

誠然，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鬚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鬚鬣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爲拖下的鬚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爲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鬚子爲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爲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若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爲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

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尙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于是連連點頭，說道：「噲，噲，對啦。」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噲，噲，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鬍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碰巧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幾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于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噲 噲，……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于鬚子罷，因爲我從此常常爲鬚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鬚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

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鬚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對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鬚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鬚髮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鬚髮，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鬚髮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鬚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於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度的直角。鬍子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干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鬚鬍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呵，你的鬚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鬚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爲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鬚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屢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論照相之類

魯迅

一 材料之類

我幼小時候，在S城，所謂幼小時候者，是三十年前。但從進步神速的英才看來，總是一世紀；所謂S城者，我不說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總之，是在S城，常常旁聽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說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罈鹽漬的眼睛，小鱈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着，快要和罈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S城有一種習慣，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鹽來醃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醃眼睛，則用意當然別有所在，惟獨方法卻大受了S城醃白菜法的影響，相傳中國對外富于同化力，這也就是一個證據罷。然而狀如小鱈魚者何？答曰：此為確S城人之眼睛也。S城廟宇中常有一種菩薩，號曰眼光娘娘。有眼病的，可以去求禱；愈，則用布或綢做眼睛一對，掛神龕上或左右，以答神麻。所

只要看所掛眼睛的多少，就知道這菩薩的靈不靈。而所掛的眼睛，則正是兩頭尖尖。如小鱒魚，要尋一對和洋鬼子生理圖上所畫的圓球形者，決不可得。黃帝歧伯尚矣，王莽誅義黨，分解肢體，令醫生們察看，曾否繪圖不可知，縱使繪過，現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宋析骨分經，相傳也據自驗，說郭中有之，我曾看過牠，多是胡說，大約是假的。否則，目驗尚且如此胡塗，則S城人之將「瞎理想化為小鱒魚，實也無足深怪了。

然而洋鬼子是喫醃眼睛來代醃菜的麼？是不然。據說是應用的。一，用于電線，這是根據別一個鄉下人的話，如何用法，他沒有談，但云用于電線罷了；至于電線的用意，他却說道，就是每年加添鐵絲，將來鬼兵到時，使中國人無處逃走。二，用于照相，則道理分明，不必多贅，因為我們只要和別人對立，他的瞳子裏一定有我的一個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應用。我曾旁聽過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明理由：他們挖了去，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去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到埋着寶貝的地方，頭便彎下去了。他們當即掘開來，取了寶貝去，所以洋鬼子都這樣的有錢。

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的事，其實是全國——至少是S城的「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知道，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所以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髮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病

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養親。然而這並非本論的範圍。現在姑且不說。而且S城人極重醫藥，有許多事不許說；否則，就要用陰謀來懲治的。

二 形式之類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術。咸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室被鄉下人擄殺的事情。但當我幼小的時候，——卽三十年前，S城卻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疑懼。雖然當關「義和拳民」時——卽二十五年前，或一省裏，還以罐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殺的中國子孩的肉看。然而這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S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經過四五回。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有掛在壁上的框子裏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一個族中的好心的長輩，曾經藉此來教育我，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願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但是，S城人却似乎不甚愛照相，因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運氣正好的時候，尤不宜照；而精神則一名「威光」：我當時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直到近年來，纔又聽到世上有因為

怕失了元氣而永不洗澡的名士，元氣大約就是威光罷，那麼，我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中國人的精神一名威光即元氣，是照得去，洗得下的。

然而雖然不多，那時卻又確有光顧照相的人們。我也不問自是什麼人物，或者運氣不好之徒，或者是新黨罷。只是半身像大抵避忌的，因為像腰斬。自然，清朝是已經廢去腰斬的了，但我們還留在戲文上不見包爺爺的劍包勉，一刀兩段，何等可怕，則即使是國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誠然也以不照為宜。所以他們所照的多是全身，旁邊一張大茶几上有帽架，茶壺，水烟袋，花盆，几下一個痰盂，以表明這人的氣管枝中有許多痰，總須陸續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執書卷，或者大襟上掛一個很大的時錶，我們倘用放大鏡一照，至今還可以知道他當時拍照的時辰，而且那時還不會用鎂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裏。

然而名士風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滿于這樣千篇一律的呆鳥了，于是也有赤身露體裝作督人的，也有斜領絲纒裝作X人的，但不多。較為通行的是先將自己照下兩張，服飾態度各不同，然後合照為一張，兩個自己即或如賓主，或如主僕，名曰「二我圖」。但設若一個自己傲然坐着，一個自己卑劣可憐地，向了坐着的那一個自己跪着的時候，名色便又兩樣了：「求己圖」。這類「圖」曬出之後，總須題些詩，或者詞如「調寄滿庭芳」「摸魚兒」之類，

然後再書寫出來。至于貴人富戶，則因為屬于象鳥一類，所以設計想不出如此精緻的花樣來，即有特別舉動，至多也不過自己坐在中間，膝下排列着的一百個兒子，一千個孫子和一萬個曾孫，下階一照一張「全家福」。

Mr. Lips 在他那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中，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面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面就當然承認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那書可惜我不在手頭，只記得一個大意，好在中國已經有了譯本，雖然是節譯，這些話應該存在的罷。用事實來證明這理論的最顯著的例是孫皓、治吳時候，如此驕縱酷虐的暴主，一降晉，却是如此卑劣無恥的奴才。中國常語說，臨下驕者事上必諂，也就是看穿了這把戲的話。但表現得最透澈的卻莫如「求己圖」，將來中國如要印繪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這實在是一張極好的插畫，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諷刺畫家也萬萬想不到，畫不出的。

但現在我門所看見的，已沒有卑劣可憐地跪着的照相了，不是什麼會紀念的一羣，即是什麼人放大的半個，都很凜凜地。我願意我之常常將這些當作半張「求己圖」看，乃是我的杞憂。

三 無題之類

照相館選定一個或數個闊人的照相，放大了掛在門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來流行的。我在S城所見的會大人之流，都不過六寸或七寸，而且掛着的永遠是會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時時掉換，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後，也許撤去了罷，我知道得不真確。

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無其人闊，則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則其像不見，比電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自畫明燭，要在北京城內尋求一張不像那些闊人似的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照相，則據鄙陋所知，實在只有一位梅蘭芳君。而該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確乎比那些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東西標緻，即此就是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蓋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纔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纖起的模倣者們的擬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的苦相，也就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實有審美的眼睛。

印度的詩聖戈爾先生在中國之際，發一大瓶好香水似也很靈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到印度觀摩的印度的却只有一位極端勞苦。兩國的藝術家們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爲「竹篋」，離開了印度他的理想境，這靈氣之後，從詩聖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印度理想境的靈氣，也於舊日在那巋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裏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

惟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

我所見的外國名伶美人的照相並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沒有見過，別的名人的照相見過幾十張。託爾斯泰，伊孛生，羅丹都老了，尼采一臉凶相，勛本華爾一臉苦相，淮爾特穿上他那審美的衣裝的時候，已經有點獸相了，而羅曼羅蘭似乎帶點怪氣，戈爾基之簡直像一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悶的痕迹來罷，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吳昌碩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畫的潤格如是之貴，則在中國確是一位藝術家了，但他的照相我們看不見。林琴南翁負了那麼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熱心于「雕刻」的人，我雖然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謝丸藥的功效，所以印上的，並不因爲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車賣漿者流」的文字來做文章的諸君而言，南亭

厚及我佛山人往矣，且從略；近來則雖是奮戰奮鬥，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胡適諸君子，也不過只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銅板而已。

我們中國最近幾十年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

異性大抵在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裏，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造，調采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庚)

燈下漫筆

魯迅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沈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却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却道找不出另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買一枝筆，一盒煙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

單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如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餓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賣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二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關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意。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流東西裏，却不文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說：咱們嚮來就很好的。

實際上。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己」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搜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入了罷，也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爲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

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騰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以什麼「漢族發祥時代」與「漢族發達時代」與「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關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

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足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足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

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

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 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於外人有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着democracy 呀，什麼什麼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守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醺。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那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盛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會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醺，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醺呢？待

到享受盛饌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爲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曰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爲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離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纔是眞有良心的眞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爲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陞而爲「臺」，便又有更卑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

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上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殍；有喫燒烤的身價不賚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却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爲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夠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的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其個人，喫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喫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凶人的惡劣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墳））

雜憶

魯迅

一

有人說G. 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纔從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

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想正盛。凡有眼識錢鏰和反抗的，更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讐詩人 *Polakowski*，匈牙利的愛國詩人 *Polakowski*，飛渡濱的文人而爲西班牙政府所殺的 *薩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這些人雖然是正氣盛名，我們却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却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甚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의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讐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却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軍隊倒不大搶掠。南京土匪只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鎗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却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里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會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讐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

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滿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爲毀滅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焚燒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將木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纔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彷彿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三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讐是不足爲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爲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法漢所發明，因爲他沒有報復的勇氣；

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于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賞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于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于再有什麼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轡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幾和現代人要談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想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讀賣新文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整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却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孔老先生說過：「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晴，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會經過仇敵。不過仇爭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纔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讐雪恨。假使是怯懦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却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洩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却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鎗的百姓却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種移易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洩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刺刀。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云那鐵證是他的神前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于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于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闊，但我以為却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爲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爲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以蘊蓄的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爲太平的盛世。

總之，所以爲國民儉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在：應該更進而着手較為具體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續)

祝土匪

林語堂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諸維莽

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生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

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與「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髮還在乎？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士風來講不可。

一人不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澈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鬚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의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饑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以歷代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土匪饑子。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幼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氣象，真無不盡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虜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長繩出來捉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八

只不要投降！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周作人

一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麼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課，到了第四院時知道因外交請願停課，正想回家，就碰見許家鵬受了傷逃回來，聽他報告執政府衛兵槍擊民衆的情形，自此以後，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到了現在已是殘殺後的第五日，大家切責段祺瑞賈德耀，期望國民軍的話都已說盡，且已覺得都是無用的了，這倒使我能夠把心思收束一下，認定這五十多個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結果一定要比滬案壞得多。這在所謂國家主義流行的時代或者是當然的，所以我可以把澈底查辦這句夢話拋開，單獨關於這回遭難的死者說幾句感想到的話。——在首都大殘殺的後五日，能夠說這樣平心靜氣的話了，可見我的冷靜也還有一點哩。

三

我們對於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對於無論什麼死者我們都應當如此，何況是無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還是我們所教過的學生。我的哀感普通是從這三點出來，熟識與否還在其外，卽一是死苦之慘苦與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括之破壞，三是遺族之哀痛與損失。這回的死者在這三點上都可以說是極量的，所以我們哀悼之意也特別重于平常的弔唁。第二件則是惋惜。凡青年夭折無不是可惜的，不過這回特別的可惜，因為病死還是天行而現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毀壞青春並不一定是最可歎惜，只要是主者自己願意拋棄，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東西，無論是戀愛或是自由。我前幾天在茶話心中裏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無所愛惜。」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裏，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獨自心裏這樣癡想，「倘若他們不死……」我實在幾次感到對於奇蹟的希望與要求，但是不幸在這個明亮的世界裏我們早知道奇蹟是不會出來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到不能相信奇蹟的不幸來了。

三

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不幸女師大的學生有兩個當場被害。一位楊女士的尸首是在醫院

裏，所以就搬回了；劉和珍女士是在執政府門口往外逃走的時候被衛兵從後用槍打死的，所以屍首是在執政府，而執政府不知怎地把這二三十個親手打死的死體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擊去，女師大的職教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纔算好不容易運回校裏，安放在大禮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時殯殮，我也去一看；真真萬幸我沒有見時傷痕或血跡，我只見用衾包裹好了的兩個人，只餘臉上用一層薄紗蒙著，隱約可以望見面貌，似乎都很空闊而莊嚴地沈睡著。劉女士是我這大半年來從宗帽胡同時代起所教的學生，所以很是面善，楊女士我是不認識的，但我見了她們兩位並排睡着，不禁覺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見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歲了，好像是我的現在的兩個女兒的姊姊死了似的，雖然牠們沒有真的姊姊。當封棺的時候，在女同學出聲哭泣之中，我陡然覺得空氣非常沈重，使大家呼吸有點困難，我見職教員中有鬚髮斑白的人此時也有老淚要流下來，雖然牠的下頷骨亂動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這是我昨天在京副發表的文章中之一節，但是關於劉楊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寫了，所以抄了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師大追悼會，我胡亂做了一副輓聯送去，文曰，死了倒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闕，親朋盼信。

落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記念死者。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後五

日。

（澤瀉集）

閒話四則

周作人

一

沈默是一切的最好的表示。「吾愛——吾愛」地私語尙不是戀愛的究竟成就，天乎天乎的呼喚也還不足表出極大的悲哀；在這些時候真的表示應是化石般的，死的沈寂。有奇蹟在眼前發現，見者也只是沈默，發怔，無論這是簾帽底下飛出一隻鶉鴒或是死人復活，不可能的與不會有的事情發生都是同樣的奇蹟，同樣的不可思議。譬如有人把一個人活潑地吞下去了，無論後來吐不吐出來，看客一定瞪目結舌說不出話。將來還吐出來呢，那是變的上好的戲法，值得驚服；倘若不吐出來，那麼就是簡直把他果了腹，正如同煮了吃或蒸了吃一樣，這也是言語道斷，還有什麼話可說。「查得吃人一事，與公理正義顯有不合，……」這樣說法豈不是只有傻子纔說的呆話？

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蹟，結果是沈默，沈默，再是沈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適當的對付法。

但是這又可以表示別的意思，一是恐懼，二是贊成。不過在我們馴良的市民，這是怎麼一個比例，那可就很不易說了。

二

天下奇事真是不但無獨而且還有偶。最該報載日本政府也要下令取締思想了，只可惜因為怕學界反抗，終于還未發表。中國呢，學界隱居于六國飯店等地方了；這一點究竟是獨而難偶的，是日本所決不顧及的。

取締思想這四個字真正下得妙極，昏極亦趣極。俄國什麼小說中有鄉下人會這樣地說，「大野追風，拔鬼尾巴！」恰是適切的評語，追風猶追屁，不過追不著罷了，拔鬼尾巴便不大妥當了。這不但是鬼的小尾巴是拔不住的，萬一僥天之幸而拔住了，——拔住了又怎麼樣呢？鬼尾巴的前頭不是還有一個鬼麼？你將怎麼辦？這好像是「倒拔蛇」，拔得出時是你的運氣，但或者同時也是你的晦氣。日本的政治家缺少歷史知識，這是很可惜的，雖然他們的躊躇還有可取，畢竟比從前白俄的官憲高明得多了。

在中國，似乎有點不同，這只能說是拔豬尾巴罷，如在大糖房胡同所常見似的。

天下奇事到底是有獨而無偶。

（十五年一月）

三

平常大家認為重罪**的強奸**，在亂時便似乎不大希奇了，傳說，新聞，以至知縣的公文上，都冠冕堂皇地說及，彷彿只是天橋茶客打架似的一件極普通的官司。是的，這在亂世是沒有法的，因為亂世的特色是亂：俗語云，「亂世的人還不如太平的狗。」在亂時戰區內的婦女的命運大約就是兩種，（逃走和躲避的自然除外，）一是怕強奸而自盡的，二是被強奸而活著的。第一種自有人來稱她作烈女烈婦，加以種種哀榮，至少也有一首歌頌，第二種人則將為人所看不起，如同光時代的「長毛嫂嫂」，雖然她們也是可哀而且——可敬的。忍辱與苦恐怕在人類生存——是一個重要的原素，正如不肯忍辱與苦是別一個重要的原素一樣。我們想到現存的人民多半是她們的苗裔，對於那些喜講風涼話的雲孫耳孫們真覺得不很能表贊同了。

一本古書上說，據歷來的傳說，在不知幾千年前，有一回不定京師的時候，一個游勇強奸了婦女，還對她說，不准再被別人強奸。男性道德的精義全在這裏了，他或者講風涼話的鼻祖罷？——喔！強奸怎麼能作閒話的材料？我看了報上節儉的「述」，彷彿覺得想說一兩句話，不過這個題目實在太難，也只得節儉一點把筆「帶住」了。

四

難民——這是現在北京的名物之一。幾乎你往城內的任何處都能看見的，我在北京過了十年，（前清時也曾來過一次，）這種景象還是初次見到。難民的家怎麼樣了，我因為不會自慙過，想不出來，但見了這副人工乞丐似的身命也就夠不愉快了，而尤其使我不愉快的乃是難民婦女的腳。

她們的腳自然向來是如此，並不是被難之後纔裹，或因逃難而特別走尖的。然而這實在尖得太可怕了。我以前的確也見過些神祕的小腳，幾乎使人詫異「腳在那裏？」地那麼小，每令我感到自己終是野蠻民族而發出「我最喜歡見人的天足」的慨歎。現在看見這腳長在難民身上，便愈覺得慙然。我並不說難民不配保有小腳，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腳與難民之神妙的關係，彷彿可以說小腳是難民的原因似的。我自知也是她們的同族，但心裏禁不住想，你們的遭難是應該的，可憐，你們野蠻民族。身上刺青，彫花，塗顏色，著耳鼻唇環的男女，被那有機關槍，迫擊砲，以及飛機——啊，以及飛機的文明人所虐殺，豈不是極自然當然的麼？

喔，我願這是一個惡夢，一覺醒來，不見那些國粹的難民，國貨的小腳！

但是這願望或者太奢了。上帝未必肯見聽罷？

碰 傷

周作人

我從前曾有一種計畫，想做一身鋼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長短依照猛獸最長的牙更加長二寸。穿了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澤裏自在游行，不怕野獸的侵害。他們如來攻擊，只消同毛栗或刺蝟般的縮著不動，他們就無可奈何，我不必動手，使他們自己都負傷而去。

佛經裏說蛇有幾種毒，最利害的是見毒，看見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註陰隲文，說孫叔敖打殺的兩頭蛇，大約即是一種見毒的蛇，因為孫叔敖說見了兩頭蛇所以要死了。（其實兩頭蛇或者同貓頭鷹一樣，只是凶兆的動物罷了。）但是他後來又說，現在湖南還有這種蛇，不過已經完全不毒了。

我的時候，看唐代叢書裏的劍俠傳，覺得很是害怕。劍俠都是修煉得道的人，但脾氣很是不好，動不動便以飛劍取人頭於百步之外。還有劍仙，那更利害了，他的劍飛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趕幾十里路，必須見血方纔罷休。我當時心裏祈求不要遇見劍俠，生恐一不心得得罪他們。

近日報上說有教職員學生在新衙門外碰傷，大家都稱咄咄怪事，但從我這浪漫派的人看來，一點都不足為奇。在現今的世界上，什麼事都能有。我因此連帶的想起上邊所記的三件事，覺得碰傷實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對於不相信我的浪漫說的人，我別有事實上的例證舉出來給他們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關間渡客一隻小輪，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國軍艦的頭上，立刻沈沒，據說旅客一個都不失少。（大約上船的時候曾經點名報數，有賬可查的。）過了一兩年後，一隻招商局的輪船，又在長江中碰在當時國務總理所坐的軍艦的頭上，隨即沈沒，死了若干沒有價值的人。年月與兩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數，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上海開追悼會的時候，有一副輓聯道，「未必同舟皆敵國，不圖吾輩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傷在中國實是常有的事。至於完全責任，當然由被碰的去負擔。譬如我穿著有刺鋼甲，或是見毒的蛇，或是劍仙，有人來觸，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時他們負了傷，豈能說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飲食，但有時如不吹熄，又能燒屋傷人，小孩們不知道這些方便，伸手到火邊去，燙了一下，這當然是小孩之過了。

聽說，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我不忍再責備被碰的諸君，但我總覺得這辦法是錯

的。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裏，還暫時勉強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適用的了。例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砲之舉，碰的更利害了。但他們也就從此不再請願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

十年六月，在西山。（澤瀉集）

板 權 所 有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版

中學文學讀本第一種

小品文甲選

上海聽濤社

陳 思 選 輯

總 發 行 所

羣衆圖書公司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南京太平路

精裝大洋二元

平裝實價一元五角

上海聽濤社編譯書目

中國文字學

張鳳著

中國文學通史

陳思著

歐洲近代文藝

李則綱著

斯賓塞文章論

張漢斯譯

人境廬詩註

黃遵憲著

周梅庵註

力學

王濟仁著

中學文學讀本

五類十五冊

小品文甲乙丙選

陳思

散文甲乙丙選

曹聚仁

小說甲乙丙選

陳思

詩歌甲乙丙選

曹雨羣

戲曲甲乙丙選

高鐵郎

初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用共六冊

高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用共六冊

編輯旨趣

本社同人爲全國教育界効力，對於中等學校國語文教材，從事多量蒐集，精密選擇，系統編次，以適應實際上底需要。目前計劃着兩部分工作：先依文學分類，編次中學文學讀本，分小品文散文小說詩歌戲曲五種；每種又依現代作品古代作品及翻譯作品各編甲乙丙三冊。次依學程進度，編次初中國語文模範讀本及高中國語文模範讀本二種。從教授上講：後者是主要教材，前者是輔助教材；從學習上講：前者是研究資料，後者是誦讀資料。合用相得益彰，分用各得其宜，總期做到最完善最合理想的地步。

國語文教本總目

工中學文學讀本

五類：十五册

- 第一類 小品文甲乙丙選
- 第二類 散文甲乙丙選
- 第三類 小說甲乙丙選
- 第四類 詩歌甲乙丙選
- 第五類 戲劇甲乙丙選

陳思編
曹聚仁編
陳思編
曹雨羣編
高鐵郎編

II 初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六册——每學年一册

III 高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六册——每學年二册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總店上海 分店南京

方芹蕪編：中文名歌集

一冊

實價一元

朱炳煦編：唐代文學概論

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俠兒編：羣衆文藝

章太炎著：文學論略

葉長青著：文字學名詞詮釋

梁任公著：中國學術思想變

周羣玉著：先秦諸子述略

張鶴羣編：文哲學

陳柱尊編：中國學術討論集

陳石遺編：國學專刊

吳稚暉著：吳稚暉的人生觀

太虛法師著：自由史觀

唐太圓著：性命問題

唐太圓著：唯識新著四種

一冊

定價四角